增

山陽阮吾山著
華亭雷君曜校

茶餘客話

上海掃葉山房發行

民國二年石印

己亥夏余與司寇吾山先生同膺司諫之選先後入臺過從無間每春朝讌集酒邊談論前言往行聽者忘還固未知其有所著述也嗣讀行述有茶餘客話之輯王少林太守亟稱其書今夏從方浦大兄借觀其記前型搜逸事考証典物多有未經人道為說部諸家所不及者為選十二卷梓行是書成于辛卯之前故云文淵閣無其地本朝尚無三元癸巳建閣以及辛丑錢修撰棨及第亦未補錄知此稿固未成之書也且卷中深以正閣日淺不及徧觀庫藏典册為歉昔余科垣夜直恒秉燭繙史錄書盈尺竊與先生有同嗜曾于先生所撰刑部典試題名二書多所校正惜公早騎箕不及參訂客話全書不無遺憾顧方浦負荷念切行將與七錄齋詩文全集合刻流傳嘉惠藝林更樂得而觀厥成焉甲寅上元烏程戴璐跋

PL 2714 .U3 C5 v.1

先司寇束髮受書即耽吟咏於書無所不讀所著詩文集如干卷藏于家中歲以後又入直綸閣歷卿垣僦居長安藏書最富手不停披殫心著述與一時賢士大夫遊賓客過從煮茗劇談靡間寒暑凡所得于載籍以逮聞見所及輒誌之積二十年成茶餘客話三十卷所記自經史及

國朝典故淮陰事蹟下及書畫禽魚之類靡不講貫精核獨出己見論斷而折衷之己酉捐館後謹錄收藏版行匪易中心竊負疚焉奉常蘋塘先生為先司寇臺選同年交好無間今春索閱此書詳加校正欲公同好先選十二卷仿畢昇活字板印行餘卷仍謹藏以待再梓琦愧不能讀父書幸先生精鑒流傳事先司寇賴以不朽而先生敦情古處以及洽溉士林之誼亦足以風世矣爰敬跋于後癸丑小除男鍾琦謹識

茶餘客話題詞

吴江楊復吉

凜冽西風雪作冰衡門匏繫望厤稜一編入手雙眸豁剔盡寒窗五夜燈

幾載長安碾轍環素心攸記著名山蒐羅都付如椽筆思在夷堅雜俎間

史才學識擅三長珥筆端宜入玉堂會見洛陽曾紙貴行間薰得馬班香

訪古常停問字車生平癖嗜在虞初漁洋而後君其續苦吮霜豪讀素書

茶餘客話總目

卷一

君臣壽考　楮窗圖　張湘曉訓子書
拙政園之盛衰　子平奇驗　春聯
淺語有味　張照左手書　贈徐乾學聯
贈徐仲山學聯　贈王文簡聯　贈高江村詩
勵文恪子孫科第之盛　吟詩寫字之敏捷
嘲謀學差　嘲求薦鴻博　田山薑
紅橋倡和詩　入相之早　大臣愛才
儒臣賜第　張文端養心法　尤西堂自營生壙
高念東作詩之敏捷　萬錢同修明史　馬章民時藝
長生殿傳奇　闢禁屠祈雨之謬說　王文貞極人爵之榮
吳梅村晚年得子　朝鮮使臣題三家詞　徐立齋得孟子三樂之一
韓慕廬推重朱竹垞　絕好宋詩　葉訒庵行步如乃字

計東陳其年性情各異　史閣部後嗣
霍程之任俠　薺菜孟嘗君　朱竹垞詠史詩

卷二

內閣大庫　大學士加殿閣銜之歷史
中書入閣觀書　皇史宬　京官前後輩禮數之嚴
翰林稱謂變遷三則　辦事翰林　迭掌文衡
科名盛事　對策不合體制　科目得人之盛
胡稚威齊次風俱中副車　同考房運盛衰
重赴鹿鳴　各省會試中式人數　館選額數無定
鄉會試副榜源流　徐文敬逸事　狀元宰相之難
文字遇合之奇　翰林稱謂變遷

卷三

長安耆舊　人才月旦　場屋元燈
胡天遊為聲氣所累　記扶乩二則　顧棟高彈精經學

春和園之命意　古人同姓名錄　古人不經見之名字
謝莊名子　老泉非老蘇號　傳名之奴婢
事物異名　蟂磯祠聯　李穆堂持論之偏
迦陵填詞圖卷題詠　張南華吟詩之敏捷　前人選詩文集之慎重
酒人巨量　沈端恪逸事　詠在館庶常
科名得失有定　嘲京官

卷四

順康朝大臣體制　女媧為女像之異說　日者推算神運
于墳祈夢之靈驗　謙語成讖　宦途夢境
狐戲吝人　馬提督晚節　異鳥
趙廣文為金華將軍所戲　梁學博遇術士
齊召南一生三夢　龍泉連遇仙　京師宴席重鹿尾
名流疎於韻學　收拾詩材之法　詩見性情
狀元宰相語　文人好名　毛西河妄議杜甫早朝詩

考場題壁詩　詠風鳶詩優劣　著書體例必有所本
徧投名刺之濫觴　紙價貴賤不同　搨拈
聯語彙志　荒村

卷五

汪顧不薄今人　毛西河引經之不足據　奉齋茹素之謬
計年讀經　五經中人物　古文名篇
志銘體例　月忌謬說　晷景圖之制度
彙志古人闢佛文域贊傳　鬼神作祟
僧道不必沙汰　山谷名言　閒中清福
傅青主醫術　授讀行醫之害人　著述不宜用奇字僻典
燕玉暖老　飲食衛生法　名人健啖
吳俗好尚

卷六

唐宋詩人第行　避名示敬　秦大士改別號

帝王別號　徐鄭哉更名　桃源驛題壁詩
沈曹金陵懷古詩優劣　王漁洋寄宋商邱之用意
寺名集名之奇　坊刻時文原始　制義行遠集
士與士師之別　老儒專心制義　爭南北中卷
舉業家之陋　八宗師考卷選　葉奕繩強記法
傳是樓書目　司書有鬼　藏書考
刻書考　狀元書法　畏作楷書
南書房寫本十三經　畫家成名之難易　繪畫供奉內廷
畫家別派　故事可入詩畫　名手畫時有利鈍
三刺濫觴　夢中示禍　舉人出路
筦庫人勢利

卷七

通政司無司屬　大小九卿說各不同　官名從古稱之謬誤
紫禁城騎馬之制　吳梅村茸城行　范忠貞遇害

徐侯齋之高蹈　李琳枝之風屬　林茂之之清貧
宋文恪善擇壻　汪堯峰性情卞急　文人習氣
陳午亭作六公贊　名人臨終吟詩　魏敏果能薦賢
重師誼　王相國假歸後逸事　湯文正撫吳政績
張文端恩遇　魚塞漏舟　潘次耕之學行
高層雲奏免議政大臣跪見親王
朱竹垞書慰譚左羽　李湘北薦賢　蔣文肅父子恩遇
李安溪密謀平臺灣　方靈皋兩朝聖恩記　朱文端知政體
臨終吟詩

卷八

相士之謬　學圃聽歌詩　衙門外之攩衆
除官氣　骨董羊　火浣布
雞素　記筆三則　朱碧山銀槎
記扇　納蘭侍衛之風趣　犬救主人

是鏡之詭詐　秦氏弟兄多壽　詩人福命之不同
紅豆　因禍得福　力阻開礦
豐臺花事　京城古樹　張南垣父子善疊假山
都門瑣記
卷九
吳雲裒為九華山僧轉世　玉岑夫人
黃華田篤於師生之誼　詠煙詩
燕窩　煮熊掌法　江鄉風物
北地葡萄　喫檳榔惡習　非時菜菓
貂狐之種類　物類相制　詠絡緯
物類相感　蜂蜜之神妙　中國用糖之始
卷十
記名磁　陽羨名陶錄　一藝成名
物異名　茗飲源流　品酒

酒祀典　杯襯之始　飲酒戒惡習
猜枚　評酒評詩　四書酒令
事物原始　取燈發燭　靠背別名
虎子　使篙張帆
卷十一
楊克一詩畫　龔高士畫之名貴　龔高士墨鍾馗
龔高士女　葉公還金記　李陽冰祠碑之神異
復仇義憤　楊靖碎珠有四善　劉美人簪花樓
張懿簡自警銘　嘉靖三狀元之異　范櫝獲盜
勢力婚姻之惡果　老少同榜異夢　夏塗山逸事
淮屋詩　王雷臣晚年信佛　嘲楊維垣
劉孔和為劉澤清所害　劉文炤詩
楊太常琴　王漁洋賞識張虞山詩
吳嵩之學陶靖節　張性符著述　顧林亭音學五書之精審

王漁洋徐健庵推重張力臣

卷十二

陳郎兩家年世誼　靳周二子　潘雪帆
馬西樵說詩　達官受窘於名士　望社大會淮上
艾東鄉賞識吳太清　星命家謬說　嵇叔子
金道洲答王樵書　援引孟說之謬　高孝子望親廬圖
同時兩金章　辨物志已逸　文人別號
李吉文大度　劉六皆篤於友誼　閻潛邱遺書
黃棃洲遺書　卞氏園枯枝牡丹　朱定元因禍得福
翩梧豪舉　元立上人求父骨歸葬　術數之奇
御製寶玉詩　吳山夫輯山陽耆舊詩　楊幼烏爲盲女演彈詞
陳東巖雅量　紀淮上園亭

茶餘客話卷一

君臣壽考

康熙辛丑元旦早朝禮畢同赴內廷獻壽大學士馬公齊以下十四人時大學士王公頊齡年八十松公柱蕭公永藻王公掞張公鵬翮田大司農從典皆七十以上馬公及貝大宗伯和諾孫大司馬柱賴大司寇都陳大司空元龍黨總憲阿賴年皆七十蔡大宗伯升元張大司寇廷樞年六十八上有壽考之君下多平格之臣賡拜一堂千古佳話

楮窗圖

內閣北牆下有楮樹一株陳文貞廷敬愛之公事畢移書案坐其下焚香啜茗召中翰分札咏詩以為常復命鴻臚序班禹之鼎繪卷曰楮窗圖公賦詩中翰皆和之

張湘曉訓子書

國初乙酉江南解元張湘曉九徵視學河南乞歸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冡宰郝恭定惟訥薦之貽友人詩云少不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焉文又遣懷

云虛名空好羊公鶴肥遯深慚梁伯鸞京雒少年爭獻賦伏生接武賈生難人以是知公不出山矣子文貞公王書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一盂或山樂少許官庶子為明史總裁湘曉貽書戒之曰此非養身之道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道旁耳目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

拙政園之盛衰

陳海昌之遴薦吳梅村祭酒至京蓋將虛左以待比至海昌已敗盡室遷謫塞外梅村作拙政園山茶歌感慨惋惜蓋有不能明言之情園在蘇州婁齊二門之間嘉靖中王御史獻臣因大宏寺遺址營別墅以自託潘岳拙者之為政也文待詔圖記以志其勝後其子以樗蒲一擲償里中徐氏國初海昌得之復加修飾珠簾甲帳烜赫一時中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枝連理鉅麗鮮妍詩中所謂艷如天孫織雲錦赬如姹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蠕蝀凌朝霞是也然主人身居政府十載未歸圖繪詠歌目未睹園中一樹一石及窮老投荒穹廬絕域黃榆白草父子煢煢而此園已籍沒縣官為駐防將軍得矣既為吳

逆壻王永寍所有益復崇高雕鏤備極華侈滇黔作逆永寍懼而先死康熙十七年改為蘇松道署缺裁散為民居其梓楠瑊玏皆輸京師供將作陳其年維崧詩云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矢齊樵閣學得驢鳴倚畫闌盛衰之際良足感也

子平奇驗

德清蔡翁精子平之學一日史胄司夔過訪蔡告以南中生一孫推其命頗富厚若遲一時則大貴史叩其日時大驚曰予今歲得子正其日月時也蔡曰此兒必入閣即今文靖公貽直也京師傳為佳話康熙辛酉胄司携眷入都泊舟水驛生子家人往來岸上聞一鐵工家亦生一子問其時正相同歸告胄司心識之字之曰鐵匡後二十餘載文靖已官清禁胄司南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親行訪之則門宇如故一少年持斤斧操作甚勤問之則辛酉某日生者也公歸竟夕不寐既乃悟語客曰此四柱中惟火大盛惜少水制辛生舟中得水氣補其缺若生於鎔冶之地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矣

春聯

憲廟賜張文和廷玉春聯曰。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張氏歲歲貼之。後京官家度易桃符。強半書此二語。近日比戶皆然。

淺語有味

王文簡士禎酒次戲拈絕句。灤鯽黃羊滿玉盤。黃雞紫蟹等閒看。不如隨分閒茶飯。春韭秋菘未是難。又舉東坡一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曾記陳文勤世倌煮粥詩云。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細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兩日堪為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作羹湯。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長。淺語有味。已丑夏日。禾中魏松濤作喫粥詩。予和之云。香于酪乳膩于茶。一味和融潤齒牙。惜米不妨攙菜莧。佐餐少許抹鹽豉。

張照左手書

張涇南司寇照。墜馬傷右臂。幾折。時方進呈落葉倡和詩。遂用左手書。楷凝厚蘊藉。無一筆呆滯。真造化手也。張南華學士鵬翀贈詩云。騍馬天街一蹶中。險將折臂兆三公。翻身學士疑成瓦。擘掌仙人不是銅。漫笑莊生虛攫右。早誇杜

老妙書空。斷碑半載渾難補。天遣重完賴國工。時得蒙古良醫。百日全愈。

贈徐乾學聯

徐東海乾學為司寇時。人贈以聯云。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謝病歸。御書光芒萬丈四字。以寵其行。

贈徐仲山聯

徐仲山召試歸。益都馮文毅贈聯曰。北闕上書。識盡西京才子。東軒賜食。歸貽南國佳人。仲山夫人商氏。明冢宰等軒幼女。後年八十。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猶躭花讀書不衰。

贈王文簡聯

殷彥來譽慶頌王文簡一聯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其游。閩錢亮功名世游京師。除夕以聯送王文簡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由是知名。後送權貴句云。分陝旌旗周太保。從天鐘鼓漢將軍。因之謫官。

贈高江村詩

康熙辛酉。高江村士奇。八直禁中。乙卯冬。設詹事府補錄事。一日賦紀恩有空

對西風嘆二毛之句。是年三十二歲。上憐賜御書秋興賦。丁巳冬。擢內閣中書。庚申夏。擢翰林院侍講。葉文敏方藹贈詩云。麻衣獻賦立彤墀。喜見龍頭一笑時。內府錦襦邀帝賜。天街官馬任君騎。侍臣盡識銀鉤體。宮女爭吟壁月詩。自是九重稱特達。從來不藉魏無知。

勵文恪子孫科第之盛

三殿三門禁扁。勵文恪六十外。以恩貢給事史局。議敘四川州同。將之官。會殿門易額。史官翰林書皆不合式。人薦書扁稱旨。授編修。至七十二歲。開坊。歷刑部侍郎。贈尚書。予謚。子文恭廷儀。强仕入詞館。十年不遷。洊陞刑部尚書。予謚。孫宗萬。十七歲入翰林。亦官刑部侍郎。

吟詩寫字之敏捷

馮益都文毅溥。攜諸名士雪中遊善果寺。晚歸。取陳檢討其年詩。令毛西河和。一人倡韻。一人給寫。隨倡隨咏。信口占叶。不許停刻。亦絕伎也。同時如龔芝麓司寇。高念東少宰。皆以捷敏見稱。毛西河奇齡自言為文每日可一萬字。為詩每日可一千句。陳其年言腹中尚有駢體文千餘篇。恨手不及寫耳。視宋仇萬

頃未達時筆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不足數矣趙松雪自言一日寫一萬字趙子山自言一日能寫三萬字以檢討之才得平章之手斯兩美合矣

嘲謀學差

康熙辛卯壬辰間京堂小九卿謀出學差逸臺中疏叅翰林部郎不可出學差一時造為小說有小京卿窮謀翻大局死御史賣本作生涯老郎中劄掌空鐵望梅止渴窮翰林閒白口畫餅充飢四段見鄭寒村梁詩注

嘲求薦鴻博

寒村二絕云博學鴻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營營比周休得尤臺省門第還須怨父兄補牘何因也動心紛紛求薦竟如林總然博得虛名色袖裏應持念四金此等語刻之詩集殊為不學蓋一時延賞虛聲及闒閬子弟之鶩者亦不無濫舉云

田山薑

田山薑雯未入翰林弟需館選後寄以詩云此事亦尋常于我獨無分云先是

裁推官改知縣。山薑就試中書第五。入署視事。遭同年翰林某侮辱。嘗嘆云。北門草制。始自乾符。內翰宣麻。號稱供奉。笑彼紛紛乳臭。標勝氣于眉稜。亦且截截論言。誇清班于頰舌。又詩云。休言京兆除書近。搖落於今已六年。及試博學鴻詞。首先交卷。復被黜。題溫飛卿詩後云。一代才名乾𦠆子。八乂吟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雕輦。空讀南華第二篇。未十年。官大鴻臚。巡撫江南。又題陸賈傳云。坑焚滲漏笑強秦。劉氏功憑馬上臣。椽史武夫兩行隊。中間迂腐一詞人。此當有所指。陸在漢初。頗有文藻。新語外春秋後語。南中行記。感春引典誥文心雕龍。載其目。是為子虛上林之先聲也。

紅橋倡和詩

王漁洋司理揚州。讌遊紅橋。詞云。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烟芳草舊迷樓。一時傳為絕調。屬而和者遍江南北。以吾鄉邱季貞太史象隨為最。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殘笛畫城秋。紅橋獨自倚揚州。五夜香消殘月夢。六宮釵落曉風愁。多情煙樹戀迷樓。

入相之早

李高陽文勤丙戌進士越十二年戊戌由學士大拜熊孝感文端戊戌進士越十七年乙卯由學士大拜高陽年三十四孝感年四十一此後惟蔣文恪溥五十歲大拜

大臣愛才

王漁洋嘗言李高陽之于曹頌嘉禾梁正定之于汪蛟門懋麟馮益都之于陳舍人賡明玉堪魏柏鄉之于董秀才文友以盛服應贊嘆不啻若自其口出諸君皆及門士而文友與柏鄉未嘗識面是之謂知己

儒臣賜第

勵文恪以編修賜第厚載門張文端以諭德高江村以侍講朱竹垞以檢討俱西華門江村先以詹事主簿賜第後蔣揚孫查聲山皆賜第西華門內

張文端養心法

桐城張文端嘗云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聽其與憂喜煩苦相纏綿獨守方寸靈府之地製為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沉勞苦生死

得失一切之念。闌入其中。或稍疎虞。打入片刻。即忙驅逐。仍前堅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雲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不將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用以每臥輒酣。當食輒飽。視斗室如千巖萬壑。燭下濁酒一杯。以解飢劬。清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一進境。較之昔時急於進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則差勝也。

尤西堂自營生壙

尤西堂侗。晚年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於人也。築生壙官山。自為之誌。擕丙舍於兩旁。年八十時。偕老友二三人。往來觴咏於其中。風流近代所少。

高念東作詩之敏捷

高念東少宰珩。愛嚴瀨山水。忽得句云。願作杭嚴道。生平遇宴飲賦詩。必擇坐客一人代書。歌行近體。衝口而出。如宿搆。執筆者幾脫腕。閱一過輒棄之。稿不存。漁洋所謂咳唾珠玉。而用如泥沙也。

萬錢同修明史

初修明史之時。徐東海延萬季野斯同至京主其事。時萬老矣。兩目盡廢。而胸中羅全史。信口衍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尚未達。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捷敏。晝則徵逐朋酒。夕則晉接津要。夜半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錢就炕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錢據紙疾書。筆不停綴。十行並下。略無罅漏。史稿之成。雖經數十人手。而萬與錢寔尸之。噫。萬以老諸生。繫國史絕續之寄。詢非偶然。錢之才亦曷可少哉。

馬章民時藝

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謁芝麓司寇。司寇讀至而謂賢者為之乎題。至後比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賄始。七十年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年以後之星霜復變。少壯未聞諫書。而衰齡反同販豎云云。司寇淚涔涔墮。曰。李嶠真才子也。歲暮贈炭金。章民得白金八百兩。明年遂狀元及第。賢哉司寇。非褊心者所能及也。

長生殿傳奇

趙秋谷執信以丁卯國喪赴洪昉思寓觀長生殿劇被黃給事六鴻劾罷時徐勝力編修嘉炎亦與讌對簿時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何如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聞黃給事由知縣行取入京以土物並詩稿遍贈諸名士至秋谷答以東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銜之刺骨故有是劾

闢禁屠祈雨之謬說

宋牧仲嘗言文康公撫遵化日苦旱有司循例請禁屠沽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於上苟人不為惡即飲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各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後大雨人皆服文康之達

王文貞極人爵之榮

王文貞公崇簡嘗建言帝王廟祀宜及守成令主因列商中宗以下七人又言宋臣潘美張浚宜罷祀詔從之公為禮部尚書年六十三以老乞休年七十依

古人以每歲盡讀五經為夏課。嘗作青箱堂記云。階前闢露臺方丈餘。夏秋日暮父子兄弟六七人。率坐臺上。或莊論詩書。或稱述祖德。旁及故舊家世之興衰。以為勸戒。公家輦下。出身寒素。父子同時官九卿。享上壽。乞休於主恩方渥之時。視其子為宰相。倘徉林下者十有五年。而一生端謹。無可指摘。可謂極人爵之榮者也

吳梅村晚年得子

吳梅村晚年。精於星命之學。連舉十三女。而子暻始生。時唐東江孫華為名諸生。年已強仕。赴湯餅會。居上坐。梅村戲云。是子當與君為同年。唐意怫然。後戊辰暻舉禮部。東江果同榜。或贈梅村五十生子詩云。九子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閨自唱河中曲。十六生兒字阿侯。蓋少妾所出。後官兵科給事中。

朝鮮使臣題三家詞

吳漢槎兆騫戍寧古塔。行笥攜徐電發釚菊莊詞。成容若德側帽詞。顧梁汾貞觀彈指詞三冊。會朝鮮使臣仇元吉徐良崎見之。以一金餅購去。元吉題菊莊詞云。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

良崎題側帽彈指二詞云。使車昨渡海東邊。攜得新詞二妙傳。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以高麗紙書之。寄來中國。漁洋續集有新傳春雪詠蠻襟織弓衣。指此

徐立齋得孟子三樂之一

徐立齋登己亥狀元。授職後。嘗召至便殿。問家世及父母年歲兄弟幾人。立齋具奏上。嘉歎曰。爾可以當孟子三樂之一矣。一時以為榮。迨庚戌健菴及第。立齋已任大司成。或贈詩云。祭酒先成文廟禮。探花初采上林芳。爾時釋褐豈竟弟坐而兄拜耶。癸丑果亭及第。入館。健菴以掌院司教習。具疏題明。免果亭教習。曠典也。後來查初白慎行入館。揆愷功敘掌院。揆為查受業弟子。亦奏明免查教習。

韓慕廬推重朱竹垞

韓慕廬宗伯菼。以諸生被斥。壬子應京兆試。以第一人中式。癸丑會狀。虛心好學。至老不倦。嘗語人云。吾貴為尚書。寍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數萬卷書耶。

絶好宋詩

孫愷似致彌以布衣名動京師賜二品服充朝鮮采詩使士論榮之既歸戊辰成進士官翰林至學士然一生憂患多在坎壈之中馮定遠班題其集云蠶吐五采雙雙玉童樹發寶蓋清談梵宮言絶好宋詩也

葉訒菴行步如乃字

葉訒菴司寇晩年駘背行步緩欵敧側時人謂如乃字張京江身軀短小而一足跛

計東陳其年性情各異

計改亭東云予與陳其年同讀書於宋司業德宜家其年居西舍予東舍燈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遲其年好為驚豔絶麗之文予嗜蒼涼古質之作兩人性不相易然至相契

史閣部後嗣

明末史忠正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尚無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返其後裔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

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于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節不絕其後。洵非偶然而鄧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按靳茶坡集有送史愚菴梅花嶺展墓詩。愚菴道鄰子。鼎革後流寓山陽。又揚州志名宦傳。載史公死後。養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焉。愚菴當即直耶。

霍程之任俠

霍亮雅者。曲周人。任俠嗜酒。一擲百萬。卒後申鳧盟作傳。邑人劉津逮輓曰。門前倩客雁行立。屋內酒人魚貫眠。吾鄉程嗣立風衣。好結納名流。視黃金如土。晚作詩云。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多。周曰民振采改到字作信字。徐笠山廷槐以為一字師。

薺菜孟嘗君

顧茂倫選元百家詩。賓至輒留。座上常滿。室家無儋石。江左有薺菜孟嘗君之

號。

朱竹垞詠史詩

朱竹垞彝尊。在翰林咏史云。漢皇將將屈羣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內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因此為人所嫉

內閣大庫

文淵閣無其地徧質之先輩博雅諸公。皆無以答。王白齋司馬申紡山光祿皆以為在大內。亦是臆度之詞。予意今之內閣大庫。彷彿近之。當時楊廷和在閣。升菴挾父勢。屢至閣繙書。攘取甚多。又典籍劉偉中書胡熙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而繼先即盜易宋刻精本。觀此情形。必非內庭深嚴邃密之地。而沈景倩謂制度隘。陋牖昏暗。白晝列炬。當時俱屬之典籍云云。則與今日大庫形勢宛然如繪。且紫禁殿閣綺牕藻井。浮思玲瓏。惟皇史宬為明季藏本之地。則石室磚簷。穴壁為牕。蓋以本章要區。防火為宜。今大庫之穴壁為牕。磚簷暗室。較史宬尤為晦闇。則為當日藏書之所。正與史宬制度相合。 璐按此作於辛卯年。癸巳建文淵閣於文華殿後。藏四庫全書。且設直閣校理檢閱等官。

大學士加殿閣銜之歷史

桐城張文和公。雍正丁未十月授文華殿大學士。至戊申五月改保和殿後。此多以初入之銜為定。不更。即如劉文正公拜相十年終東閣。而後入者尹高俱

文華。阿溫俱武英。陳劉俱文淵。其行步班次。不以殿閣為序。　按本朝殿閣首中和。次保和。次文華。次武英。次文淵。次東閣體仁。近年楊應琚楊廷璋俱授體仁。不終其位。

中書入閣觀書

內閣大庫。藏歷代冊籍。並封貯存案之件。漢票簽之內外紀。則具載百餘年詔令陳奏事宜。九卿翰林部員。有終身不得窺見一字者。部庫止有本部通行。惟閣中則六曹咸備。故中書品秩雖卑。寔可練習政體。博古而通今也。不難。予于辛巳夏直票簽。九月即派入武英殿繕寶譜地球圖說。未得久於其地。計百餘日中。粗繙外記一過。夜直之期。檢閱尤便。每次攜長蠟三枝。竟夕披覽不倦。當時十五六日。方輪一夜班。每代友承直。他人亦樂以見委。聞近日中翰以夜班為苦。互相推避。誠不可解。然予終以未得快覩大庫為憾。緣典籍掌庫事。資深者方轉典籍。惟探開庫之期。隨同前輩一觀。塵封插架。灰堆積土中。隨意抽閱。皆典故也。

皇史宬

內閣副本每屆年終派漢本堂中書查對送貯皇史宬內辛巳之冬祝宜誠前輩維詰應斯役予偕往觀百數十年之章疏積若崇山而毛西河所稱史宬窺制仿石室金匱者皆得覩見其盛今之史宬即明之南城舊址惟所稱異種名葩則無有矣

京官前後輩禮數之嚴

內閣翰詹科道吏禮二部皆按科分敘前後輩終其身不異不以官職年齒為低昂初衰於吏部禮部繼之後翰林人衆後生居多往往脫略近則內閣不甚如舊初入內閣見陳星齋曹氷持錢稼軒諸先生官皆九卿于前輩老中翰致敬盡禮公讌之日拂座奉卮命坐皆長揖甚恭今則有此調不彈之嘆 各道御史初授先以侍生帖拜諸前輩見必長揖進署按資而坐稍參者前輩訶之予與先生先後入臺猶見此風今則罕有入陝西道列坐者矣璐附識

翰林稱謂變遷三則

翰林故事初入館於前輩投剌書侍生而口稱學生七科以前則書晚生未及七科而官至庶子以上亦書晚生洗諭以下則否竊怪庶子與洗諭講讀同為

五品不應分別等差若此嘗問翰苑諸公皆不能言其故但云俗稱庶不見庶而巳心竊疑之今年歸里質之家大人云于故籍亦無可徵但明有掌坊學士之官而員不恆備多以庶子兼之葢其始止於學士稱晚生而其後亦用於兼官之庶子沿襲至今遂並用於不兼學士之庶子矣

翰林前輩稱後輩曰館丈必四科以前之前輩或有師生之誼者則可否則無是稱近見翰林一經散館授職與新庶常作札輙曰館丈醜甚

乾隆壬戌以前翰林稱前輩曰老先生乙丑以後間有稱前輩者近者内閣都察院吏禮二部無不稱前輩設仍舊稱無不怪而叱之昔王凝稱司空表聖為先輩東坡稱李方叔為先輩所謂先輩寔乃後輩也

辦事翰林

明陳循任翰林學士保孔目馬昇授為檢討仍兼辦文案事宜此辦事翰林之濫觴也商文毅極論之以為非體雍正間掌院學士選近科編檢有吏才者充是選掌院先往拜後任事履任之曰聽員再持兩掌院名刺至門敦請然後出厥後乃有厭不厭之嘆矣

迭掌文衡

前明主會試三次者王元美。推為盛事。我朝熊孝感五主會試。范文端李高陽陳澤州朱高安張文和史文靖皆三主會試。劉文正介受社宗伯凡四為總裁

璐按德定圃宗伯五主會試。王韓城亦五主會試。

科名盛事

我朝科目。有歷代所未及者二。崑山徐氏三兄弟皆大魁。一也。彭訪濂與其孫芝庭。南宮廷試皆第一。二也。惟百年以來尚無三元。其猶有待耶。康熙壬子韓慕廬以南卷置第二。壬子王樓村鄉試已定首解。改置第六。乾隆辛未吳頡雲會試亦定元。復以策簿改第二十。殆有數存其間。

對策不合體制

康熙戊辰科。仁和凌紹雯少習清書。殿試對策。用清漢合璧體書。置二甲末。雍正庚戌貢士宋長城對策。有請廢科目之議。置三甲末。停其選用。此元人所謂過橋拆橋者耶。

科目得人之盛

江南康熙癸卯鄉試。一榜出兩鼎甲五尚書三大學士。典試者為編修王最。工科給事王日高。近則己卯一科。得人最盛。十年中己出二殿元。秦大成張書勳。由南巡召試授中書者三人。

胡稚威齊次風俱中副車

己酉浙江鄉試。主考為任香谷王次山兩先生。得人最盛。然名重當時者二人。俱中副車。胡稚威天游。齊次風召南也。

同考房運盛衰

會試同考房運。亦有盛衰。給事中劉顯績大興人。明季癸未本房。得成克鞏大學士。姚文然刑部尚書。魏天賞學士。順治丁亥。再為同考。本房得王熙大學士。李之芳大學士。程芳朝一甲二名。太常卿。蔣超一甲三名。宋琬川臬使。又陳澤州官庶常時。辛丑為同考。本房馬世俊一甲一名。孫鉥二甲一名。董含二甲二名。又康熙庚辰科。仁和翁嵩年。本房得張廷玉大學士。勵廷儀刑部尚書。乾隆乙丑科。錢相人琦。本房得蔣元益會元。錢維城一甲一名。戊辰科李然山金臺本房得梁國治一甲一名。汪廷璵一　三名。丁丑饒霽南學曙。本房得館選分

部即用知縣二年老者以教職即用無一歸班者是科盧紹弓文弨王仲溫洺本房所中俱歸班無一授職者　璐按饒公本房梅立本榜眼錢大經李宗寶陳蘭森那穆齊禮俱翰林沈漣簡昌璘魯贊元及先君俱部曹解秉智王裕增李鵠俱知縣即用

重赴鹿鳴

東莞尹之逵順治丁酉舉人至康熙丁酉年八十秋榜發巡撫延赴鹿鳴宴主試嚴思位贈詩云六十年前攀桂客天留碩果到今時已從石室傳丹訣復與瓊筵泛玉卮金粟山頭清白吏珊瑚淵畔去來辭非潛非見窮經術百歲常為後輩師康熙乙卯鄉試松江唐進士昌期年八十矣以萬歷乙卯鄉薦亦與先後同年之會有客贈以句云鷹揚杖履追前哲鶚薦科名接後賢乾隆己未趙秋谷與新貴遙認同年沈歸愚詩云後先己未亦同年辛未會試黃崑圃先生邀新進士至邸寓會同年賦詩飲酒輦下稱盛事至庚辰會試溧陽史文靖年八十亦循故事壬午闈中黃華田任亦重宴鹿鳴自制軍以下俱作詩贈之華田吾鄉許謹齋給諫所取士也璐按重赴宴鹿鳴吾鄉丙子科有吳大煒順天

甲午有孟琇。巳酉雲南賽璵年百歲。賜進士。壬子湖北萬年茂福建蔡璋浦陳材卯理德湖南譚昌明。重赴瓊林。庚戌嵇中堂。

各省會試中式人數

順治三年丙戌會試中式四百名。內山東九十九人。狀元傅以漸聊城人也。先是乙酉鄉試及京兆試山東共中式九十五人。而丙戌聯捷進士者四十九人。四年丁亥會試中式三百名。內江南一百二十四人。殿試一甲三名皆江南。是科會元李人龍二甲傅臚于明賓皆不館選。後至大學士。凡五人。呂宮黃文僖機李文襄之芳王文靖熙馮文毅溥。馮丙戌中式至丁亥始殿試

館選額數無定

歷科館選無定額。就一時之人才為多寡。順治九年壬辰五十員。十八年辛丑十員。康熙三十年以前。以三十員為率。其後以五十員內外為率。惟六年丁未僅十二員。四十八年巳丑至六十四員。五十一年壬辰至六十六員。雍正五年丁未三十七員。而他途用者甚多。十一年癸丑七十員為最盛。

雍正癸卯館選五十六員。乙巳散館。授編檢三十三員。用六部主事四員。中行

評博九員。州縣二員。教職二員。內有文有保二十一名。館選十九人。有文無保十九名。俱館選。有保無文三十九名。館選十六人。文保俱無一百六十七名。選四人。清書止派五人。傳臚張廷玠特旨授檢討。與一甲三人同入南書房。館選後。又補點師念祖一人。餘庶常外。另有記名十七人。着問有情願在官學教習者。令其自陳。又單點記名三十人。以知縣即用。

雍正二年甲辰殿試後。在保和殿考四書文一篇。詩一首。命大將軍年羹堯閱卷。又命九卿保舉。後止憑文錄用。不由保舉。館選四十人。各部主事三十八人。知縣十七人。清書派六人。進士用主事知縣。自甲辰後始為例。

雍正五年丁未館選三十七人。外以各部主事即用五人。以六部額外主事用二十二人。以知縣即用四人。以知縣試用二十六人。以教職用五人。

雍正八年庚戌一甲授職外。顧成天胡宗緒二人俱即授編修。點庶常外。用額外主事五十八人。其餘分頭等四十二員。中等六十二員。次等九十八員。願就教職者四十八員。不用者一員宋長城。

雍正十一年癸丑一甲授職外。張若靄授編修。任啟運授檢討。先是張若靄已

定一甲二名。拆卷後大學士張廷玉懇求降甲。繼以泣。乃改二甲一名。授編修。
乾隆元年丙辰。庶常外部用五十二員即用知縣二十一員。丁巳庶常外。分部
二員。即用知縣三十六員。助教一員。
向例額外主事。三年期滿。甄別其勤能者。以主事選用。不及者改助教博士等
官。乾隆乙丑科。分部者五十餘人。及戊辰甄別。留者僅十之三。餘俱歸原班銓
選。嗣是以後。則不留者少。

鄉會試副榜源流

鄉會試之有副榜。考之前代。名曰激賞。順治戊子科。詔天下廩生中副榜者貢
至吏部謁選。其最者以推官用。次知縣。次州佐。增廣附學中副榜者入成均讀
書。滿一年送吏部歷事考用。如廩生例。後不為例。計順治甲午丁酉庚子三科
皆舉行。至康熙癸卯丙午己酉。遂不許立副榜名色。至壬子科大司成某復請
舉行。如甲午例。允行。按禮部志稿。明嘉靖五年題准。會試各房閱卷。凡文字合
式。除正卷外。將備卷每房少或五七卷。多則十餘卷。批詳次序。一併付禮部查
姓名。以次填入副榜。不拘額數。

徐文敬逸事

徐文敬公潮。先世業漁。生公之日。江潮大上。一小舟為風漂沒。徐翁急救之。得無恙。戲舟者為隣省孝廉。入都赴試者。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潮之異。遂名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至某科以編修分校。孝廉得售。適出其門。

狀元宰相之難

狀元宰相。古今豔稱。自順治丙戌至乾隆辛巳。百十餘年。凡得七人。順治丙戌傅聊城以漸。丁亥呂武進宮。己亥徐崑山元文。乾隆丁巳于金壇敏中。己未莊番禺有恭。戊辰梁會稽國治。辛巳王韓城杰。宋人西清詩話。陽修詩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謂呂蒙正王曾李迪宋庠也。有明百八十年。為科六十。入閣者止胡文穆廣。曹文忠鼐。陳方洲循。商文毅輅。彭文憲時。謝文正遷。費鵝湖宏。顧味齋鼎臣八人耳。至乾隆年之魏藻德。釋褐四年。即擢登政府。卒之稽首賊營。拷掠責賂。以至灼肉折脛。身死名喪。又不足稱矣。

文字遇合之奇

康熙庚午江南鄉試得人最盛。同考廖騰逵得劉捷卷首薦。時元卷已定。主司欲置第二。廖不可。曰留來科作元。遂擯落。而是科元即捷兄輝祖也。後數年廖以御史典江南試。以書屬輝祖授捷。為闈中物色計。輝祖星夜馳歸。中途病阻書不得達。廖入闈。徧求捷卷不得。太息累日。及揭曉。捷已裒然舉首矣。噫。針芥之合。夫豈偶然。向使輝祖不病。授書區區一解元。何足以顯文字遇合之奇哉。此事余聞之周文白民云。

翰林稱謂變遷

舊時翰詹編檢以上。於中堂吏部尚書處投刺稱晚生。於五部尚書左都總督稱侍生。侍郎巡撫以下則否。以余所見庚午辛未以前。猶守此規。嗣是則以侍郎巡撫稱侍矣。旋於尚書總督稱晚矣。近者又有於三品京卿稱侍者矣。

告身文字

康熙年間。命翰林按官職所掌。與擬告身文字。無須臨時猝辦。不必專切一人。積弊廓清。無能行其私智。今毛大可集中數篇。即當日分撰者。近日錫類彌廣。凡貤封伯叔兄嫂以及外祖父母舅氏者。悉蒙恩准。而當日並未撰擬此數項

文字。近日誥勅房不敢另擬即以父母之文用於伯叔兄嫂外氏竊有未安康熙戊子。直隷總督趙宏爕為其外祖郭某謀貤封。御史王奐曾劾其怙寵非忠忘本非孝。語戇。而刻聖祖特允其請。許給誥命。並許凡外祖之嗣者。皆得援例請奏翰林某侍讀撰制詞有云。緣情作則。厥施用慰夫藎臣。遡本推恩。其義寔通于將母。當時傳為佳句。蓋因人以撰文。事由特旨。不得為例。中書科所書告身。皆佐史之筆。着泥金五色者。潤筆尤豐。明隆慶中司馬王崇古。以泥金書軸為言官所糾。唐制皆名手。顏公自書朱巨川一人。而魯公、季海同為之書。巨川賴此以傳。至宋時。則當制之人兼書。字體不拘真行。故當時以得歐蘇手筆者為壞寶。

茶餘客話卷二終

茶餘客話卷三

長安耆舊

計改亭東作耆舊記。康熙十一年。海內耆舊。重於長安者。蘇門孫徵君鍾元年九十二。北平孫少宰退谷年八十。王尚書敬齊年七十一。崑山顧隱君盈人年六十。徵君之學。從象山陽明入。而踐履篤寔。大節不苟。侍郎之學。以朱子為宗。五經俱有纂述注疏。尚書湛深經術。尤工文章古近體詩。隱君專精訓詁之學。考訂詳慎。為侍郎客友。改亭止就一時朝士往來者言。

人才月旦

國初有江左三鳳皇。後又稱王樓村唐寔君顧俠君為三小鳳皇。阮亭稱南施愚山。北宋荔裳。倦圃稱北李天生。南潘次耕。趙秋谷以朱王並稱。周銅野謂國朝詩人。阮亭第一。查初白次之。又其次則汪蛟門。

場屋元燈

有明墨牘。皆有程式。相傳奉為元燈。惟主司明眼拔尤。考官聲名由此而定。計改亭謂洪永會元十五人。宣德迄天順會元十三人。皆非雕飾之文。成宏十四

人。章楓山懋吳匏菴寬為冠。稍見法度。然未離乎樸也。正嘉二十人。隆萬十八人。如唐應德順之瞿崑湖景淳鄧文節以讚王文肅錫爵馮具區夢禎李九我廷機。其文之矩矱神明。若有相傳符節。可以剖合驗視。其時天下承平。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貴。科目非元不重。閉門造車。出而合轍。作者與識者。如針石之相投也。或謂吳無障默以偏鋒傷氣。湯霍林賓尹以柔媚敗度。文運至此而衰。然啟禎八元。若曹勳若吳梅村。又何減前人也。

胡天遊為聲氣所累

乾隆辛未薦舉經學。命取生平著述。其尤異者以聞。後以吳鼎梁錫璵顧棟高陳祖范名上。俱授司業。集議之初。浙江胡天游。江南蔡寅斗。亦在選中。而胡名尤重。舉主凡七人。宣城梅文穆瑴成奏一人久居京師。聲氣廣播。恐非真才。遂不用。胡終於副榜。蔡壬申縊于號舍。

記扶乩二則

庚申靖江朱生館涇邑。召乩仙。涇之故進士仕武岡州葉居仁至。作詩云。京洛分攜後。相思積歲年。湖山迷楚望。風雨隔吳天。立馬三苗寨。騎龍七澤烟。桐鄉

遺愛在碑板待君鐫詩謁致佳余聞之楊編修樗園廷棟楊樗園朱裴園毛靜山之玉吳翼堂華孫皆癸卯選拔在京為扶鸞之戲忽降乩者自稱葉沃若葉亦明經同年也諸君訝子方壯健未聞病逝安得至此乩言今年秋某日卒於涇諸君疑信不能決乩言君輩勿疑記某年歲除日在寓國學署西園古梅下商某事否盍樗園等在學署閱文隱事他人所不及知者于是驚信為真閱數日製文設祭為位以哭之未幾聞扣門聲則沃若披帷入矣諸君驚問何相逼之甚沃若自謂計偕來京方下車為諸君致信物因探懷出信諸君乃相視大笑具言所以沃若後中辛未會試榜發巳卒亦奇

顧棟高殫精經學

顧復初棟高以經學授司業年逾七十不復出山丁丑春迎鑾獻所著詩書兩義蒙恩加祭酒銜又數年而終復初康熙辛丑進士性倨慢不合時官中書與堂上官齟齬僅三載即歸田生平以窮經著書為事自幼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於五經皆有所發明掌教淮陰從遊甚眾夏日不見一客堅閉重門解衣脫襪履至寸縷不掛匿帷後手一卷不輟辛未經學惟祭酒無愧色耳

春和園之命意

忠勇傅公治園亭落成上臨幸賜額曰春和園眾以為春和景明意按宋趙立夫知臨安縣有治績入對理宗語之曰令京師細民當一意摩撫令常在春風和氣中立夫遂以郡西建春和樓以推廣德意乃知眷寵之中意咸勗勉豈徒賞其風景哉

古人同姓名錄

樂毅稱樂生賈誼稱賈生相如稱馬卿太史公稱馬遷武侯稱葛亮李膺稱李君阮籍稱阮公阮生嵇康稱嵇生山濤稱山公王導稱王公郗愔稱郗公安石康樂元暉皆可稱謝公庾亮稱庾公杲之稱庾郎王凝之稱王郎袁粲稱袁公江淹稱江郎徐陵稱徐君杜甫稱杜公杜子老杜李白稱李侯李生孟浩然稱孟公韓愈稱韓公韓子韋應物稱韋公白居易稱白公白傅元稹稱元相李紳稱短李劉禹錫稱劉郎老郎溫岐稱溫　杜牧稱小杜之類各有所本不可假借假令稱甫曰杜生白曰李公知復為誰耶不但此也古今人姓名相同而賢奸雅俗一薰一蕕不可少混如兩張敞一京兆尹一令史匿賈武者兩張詠一

乖厓。一為孫皓所殺。兩李綱。一隋臣。一宋相。兩張儉。一漢黨人。一唐臣。兩李膺。一漢黨人。一梁武時人。兩廉頗。一趙將。一梁將戰沒為神。兩藺相如。一趙臣。一梁武時人。為父報仇者。兩董仲舒。一江都相。一齊直閤將軍。兩韓安國。一武帝時。一成帝時。兩謝安。一漢下邳人。一晉臣。兩徐邈。一景山。一東晉中書侍郎。兩江革。一漢孝子。一梁貞臣。兩王嘉。一子年作拾遺記。一漢相。兩張載。一孟陽。一橫渠。兩薛仁貴。一武將。一文人注易。兩劉宏。一漢司空。一晉都督。兩朱熹。一丈公。一晉龍驤將軍。兩葉夢得。俱號石林。一姑蘇。一貴溪。三鄧平。一陳勝將。一齊相。一東陵侯。三劉毅。一東漢平望侯。一西晉司隸校尉。一東晉南平郡公。又有兩王褒。兩王猛。兩劉向。兩劉琨。兩陳遵。兩韓翃。殆未易更僕數矣。然皆君子人也。兩李定。一害蘇子美。一害蘇子瞻。兩湖廣。一漢。一明。兩蔡京。一唐。一宋。兩張昌宗。一昌齡兄。一易之弟。兩朱買臣。一漢太守。一梁臣。兩趙普。一王莽將軍。一宋相。皆小人也。亦復不少。至若漢有埋輪之張綱。宋有棄官之張綱。南燕有殺母之張綱。漢有研京之張衡。隋又有弒主之張衡。晉有陳情之李密。唐有作亂之李密。漢有飛將軍李廣。北魏有文士李廣。又有賊帥南岳大帥李廣。明又有

宦官李廣。有亡秦之趙高。光武時又有清河太守趙高。有降虜之李陵。又有太常李陵。臧洪為莽太保。三國又有義士臧洪。吉項為唐酷吏。又大歷詩人吉項。則美惡殊科。不第孔子似陽虎矣。更有不倫者。梁太常丞唐堯。漢臨武長虞舜。不更誕耶。

古人不經見之名字

神農名大魁。虞舜字都君。舜妹名𡢃。見說文。天皇名獲字子潤。地皇鑑岳字子元。人皇愷胡字文生。后稷字庚辰。蜚廉字虔父。文種字子禽。文翁名黨。微子名開。箕子名胥餘。子產字子美。孫叔敖名饒。百里奚字井伯。孤竹君姓墨名胎。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知字公達。易牙姓雍名巫。接輿姓陸名通。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介子推姓王名光。華周名旋。杞梁名殖。朱張字子弓。杜康字仲寧。鬼谷子姓王名詡。一作諝。申公名培。項伯名纏。叔孫通名河。東園公園秉字宣明。夏黃公崔廣字少通。綺里季朱暉字文季。甪里先生周術字元道。侯芭字鋪子。壺公姓施名存。嚴君平姓莊名遵。莊周字子休。又名芝字文獵。陳仲名巳字子終。許由字仲武。李斯字通古。曹操小字吉利。又小名阿瞞。佛印姓謝名端卿。陶

侃小字溪狗。漢光武小字呼。庾信小字蘭成。崔顥小字桃。藺相如名犬子。庾信兒名狗。范蔚宗小名磚頭。白香山姪名龜。又女名羅子。東坡孫名楚老。子由子遲小名梁。适小名羅。遠小名虎兒。王安石生時貛入產室小名貛郎。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宋孝宗小名羊。辛稼軒有印曰六十一上人。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陶穀小字鐵牛。仲雍字孰哉。墨子姓翟名烏。

謝莊名子

謝莊以風月山水景名五子颺朏顥㵾淪也。宋于虛名五子鑫森淼焱垚。

老泉非老蘇號

東坡得鍾山泉公書寄詩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渠老蘇號老泉。敢作爾語乎。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

傳名之奴婢

顏魯公僕名銀鹿。柳公權竊僕名海鷗。蕭穎士奴名杜亮。秦檜小奴名研童。婢興兒辛稼軒侍者名錢方萬里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榴蘇小小一名簡簡。秦檜妻王氏自號冲正先生。白香山婢曰春草。愛妾換馬之鮑生二妾曰夢蘭小倩

事物異名

方丈。僧居也。宴室也。圜室。囹圄也。道士居也。禁中。大內也。幽室也。闈內。國門也。閨閤也。檻楹也。穽也。闌干。罘罳也。眼匡也。夜深也。尺宅。陋居也。面也。寸田。地步也。心也。秋水。斂也。眼也。芙蓉。斂也。面也。舌也。帳也。水花也。木花也。山峯也。太史。天官也。翰苑也。黃門。奄人也。給事也。貂璫。貴戚也。刑餘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金石。文字也。交情也。圖書。經史也。符印也。流黃。顏色也。機組也。琥珀。丹石也。酒也。玳瑁。石也。龜甲也。筵席也。琅玕。石也。篠也。六寸。筆也。筭也。葳蕤。花也。鎖也。苜蓿。馬芻也。訓士官祿也。

螺磯祠聯

螺磯孫夫人祠廟。有池陽明經往游。題其柱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夜夢夫人來謝。

李穆堂持論之偏

李穆堂紱記聞最博。而持論多偏。在明史館謂嚴嵩不可入奸臣傳。纂修諸公爭之。李談辨雲湧。縱橫莫當。諸公無以折之。最後楊農先學士椿。從容太息曰。

分宜在當日。尚可為善。可恨楊繼盛無知小生。猖狂妄行。織成五奸十罪之疏傳誤後人。遂令分宜含寃莫白。吾輩修史。但將楊繼盛極力抹倒。誅其飾說誣賢。將五奸十罪條條剖析。且辯後來議恤議謚之非。則分宜之寃可申。穆堂聞之愕眙。自是不復申前說。穆堂七十任光祿寺卿。履任之日。查閱册籍。復至實錄館。諸公問今日何事。穆堂歷舉筵宴器物制度無遺。蓋一過目輒能記。至老不改。

迦陵填詞圖卷題詠

陳望之中丞淮。家藏迦陵填詞圖卷。畫色剝落。名流題詠甚夥。吳慶伯農祥題跋尤多。洪昉思昇題北曲一套。極風流緼藉。彭羨門孫遹調浣溪紗云。一曲烏絲絕代工。碧簫聲裏見驚鴻。紅么小撥玉玲瓏。幾度牽縈衡薄夢。半生消受桂堂東。教人妬殺畫圖中。卷尾袁文達曰修題句云。少年曾檢花間集。最愛迦陵絕妙詞。今日丹青初識面。瓣香真欲奉吾師。文如徐庾當時體。詩是蘇黃一輩賢。却被曉風殘月誤。頭銜甘署柳屯田。百年名輩風流盡。髯也疎豪古丈夫。爾日侍香何女史。驚鴻一瞥世間無。卷中詩伯首漁洋。諸子飛騰各擅場。一事難

忘惆悵處不將餘瀋貌雲郎戴笠圖成並軼倫斷縑隨手逐風塵中郎莫抱無兒恨世守芸香大有人

張南華吟詩之敏捷

張南華詹事今之謫仙也天才敏捷詩具宿慧興到成篇脫口而出妥帖停勻嘗試保和殿未停午眾方執筆著想聞有投卷者眾曰必南華也與涇南司寇同奏事乾清宮門下涇南携一漢製玉羊南華曰詠此可乎即口吟四十字語未畢殿角滘然聲震眾人驚顧乃四奄舉一大水繩斷氷墮地碎且迸南華曰咏此可乎即復吟四十字眾驚嘆叫絕一日午門送駕館閣諸公各唱一韻應聲立就頃刻成數十首唱韻詩古人所未有也南郊視壇家叔同以講官侍班於齋宮補椶處候駕因指椶字為韻南華銜口吟數十韻至鳳郎凝雲物霓幬屬苑虹山河扶棟宇日月倚簾櫳天闕常依北搖搖漸指東尤警絕如河縣瀾翻不能自休羽林期門之士環繞聳聽詫為異人會駕將至始悚惕輟吟噫伎至此乎南華少時作迴文賦八首自然清麗亦前人所無也

前人貴遺詩文集之慎重

王壇東汝驤選明文治風行一時。然已盡破前人之法。曩聞何義門焯選行遠集。其指歸悉本閻潛邱詠。李安溪光地前後選。諸集。皆徐壇長用錫何義門所手定者。方靈皐苞選四書文。其總批線批皆由兵曹郵寄周白民振采改定。然後出示同館。蔡芳三寅斗選三十名家。白民汰易其大半。前輩於選事慎重如此。若俞西園百二十家。因文以存人。徐山琢越嶺雲編。自刻其家藏世不常見者。以多為貴。近人同風錄等。皆墨牘無關選法。又當別論也

酒人巨量

江左酒人。推顧俠君嗣立第一。居秀野園結社。家有酒器三。大者容三十觔。其兩遞殺。凡入社者。各先盡三器。然後入座。因署其門曰。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毋相溷。酒徒望見慴伏而去。亦有鼓勇者。三雅之後無能為矣。在京師日。聚同時酒人。分曹較量。亦無敵手。一時方近雯覲莊書田楷繆湘芷沅黎寧先致遠。皆萬人敵也。以予所見。勵侍郎滋大宗萬李臬使盈人治運陳太僕句山兆崙。除侍郎石溪逢震。顧京兆息存汝修。亦頗論觴政足稱後勁。近人則素尚書爾訥索侍郎琳。亦一時之雄。

沈端恪逸事

沈端恪近思字闇齋。幼依靈隱寺僧諦暉。既已披剃。復延師課以舉業。遊庠。遂俗。無所歸。徘徊于西泠橋下。遇項某識其非常。邀至舍。妻以女。成進士。任選君以清介著。不可干以私。後為御史大夫。雍正丁未卒于位。聞卒之前一日。出端門。瞠目若有所見。呵曰。此何地。爾等敢來。即來何須多役。時戶曹郎姚均風培和隨其後。問公與言者為誰。曰衙役寔無一人也。姚訝之。次日公薨

詠在館庶常

沈南疑難京春詠五十首。曉直歸來數八磚。但逢三五去朝天。東堂舊有承恩事。大例關支月俸錢。暖牖新鋪小炕床。乳茶紅映玉壺光。日長院裏無喧喚。繙得清書又幾行。春店烹泉開錦棚。日斜宮樹散流鶯。朝來漫點黃柑露。馬上新茶已入京。蓋詠庶常之在館者。

科名得失有定

科名得失遲早高下。莫不有命。戊辰會試。鄂虛亭司馬容安閱江南卷中已定三十卷。又選其次者十卷。暗藏枕下。以防意外更易。及進呈前十卷內江南一

卷後場犯諱撤去。急命小胥取床頭十卷來。十卷固亦自別高下。而小胥抱卷急趨。逾限而仆。倉皇甚。信手拾取以進。鄂公即取最上一卷置十名進呈。欽定第一。今即令儀部鄭前邨郎中忬。

嘲京官

京師目翰林為槖駝。譏其臃腫而緩步也。科道為老鴉。發聲不祥也。又以富貴威武貧賤比六部。吏曰貴。戶曰富。禮曰貧。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賤也。又以喜怒哀樂分屬吏部四司亦確。

老學菴筆記一則云。吏戶刑三曹富饒。他曹寂寞。時人為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啖虀吃麵。兵職駕庫。齩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成惡鬼。

茶餘客話卷三終

男鍾琦恭校

增訂

PL 2714

茶餘客話卷四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順康朝大臣體制

順治四年諭范文程剛林祁充格曰文職衙門不可無領袖今爾衙門較前改大爾三人可用珠頂玉帶見本傳

查浦輯聞康熙初三品以上乘輿呵殿雙藤徹扇丙戌罷引藤丁亥並撤擁扇帷背燈籠題銜壬辰冬仍聽乘輿藤扇如故

女媧為女像之異說

北魏孝文帝葬於瀍西陵寢已失遂祭于富平西魏文帝陵涂石溪通政丙子祭告還請仿古望祭之禮祭孝文洛陽而革富平之祀部議不行同時奉使金檜門宗伯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村婦祈嗣者羣往祀甚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請行若發部議鮮不駁者後數年晤中州一友女媧像雖議更尚遲未行蓋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惑衆遠近婦女祈禱無算廟祝以為奇貨即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寥落于氷璜云當另立帝像而

以原像為帝后配則香稅當益盛頗為解頤春秋世譜稱華胥生男為伏羲女為女媧世言女媧為伏羲之妹故後世訛為女像廬仝詩女媧本是伏羲婦蓋本乾鑿度兄妹為夫婦之說唐李石云女媧之功上際九天下契黃壚乘雷車服應龍驂青虬席蘿圖震黃珞援絕瑞前白螭後奔蛇

日者推算神運

天啟間宮中塑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時有日者甚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筭日者稱小者福壽綿遠香火百倍大者熹宗遂以小像棄置正陽門左側小廟而供大像於宮中增其祭品以窮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大像燬小者今香火日盛術亦奇矣明蒲州楊太寶博每元旦入拜先通名刺曰鄉晚生

于墳祈夢之靈驗

徐文穆本少祈夢于墳見忠肅命武士抉其一目懸之柱石遂驚寤後入相方悟目配木乃相字也

謙語成讖

陳桂林文恭黃閣雍容執雌持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文恭病劇文端往

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于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子告方戒途而文端已先騎箕文恭欲回京一慟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宦途夢境

山左軒轅誥以舉人作教諭將陞某府教授中己未會元殿試改庶常散館歸班選改教仍選其初陞之缺一片青氈依然如舊二十年如一夢云

狐戲吝人

某司成素有和嶠之癖有餘錢輙籍而貯之箱歲久積箱十餘會當移居聞某屋甚廉遂僦之月餘有狐出入庭中久之撒錢於地日可數千司成大悅以為神賜性素慳至是頓改舊習鮮衣美食飾車馬宴賓客人多訝之一載狐徙不復得錢而習奢既久不能更儉始取舊籍者用之開篋已空狐之愚人耶抑人之自愚耶

馬提督晚節

馬提督全山西人原名璟中壬申武探花官福建遊擊與同官狎廣座奮拳同

官敗走馬輕騎追及城濠橋上相搏同墜於水從者解紛始散制軍聞之俱劾去馬時年未三十游京師相國傅文忠公愛其材留京營教習已卯冒順天籍中式庚辰會試復售文忠從容奏之及廷試上召問良久遂以第一人及第不二年授江西總鎮旋進提督領兵金川陣亡特賜優謚䘏禮有加焉

異鳥

戊寅舍弟紫坪客西泠三月暮遊鳳凰山訪宋御教場故址忽見一異鳥大如鴿頭赤尾青兩目炯炯如金碧光翺翔叢薄下宛轉鳴噭竟日始去問之土人皆所未見即博物家莫之識也賦詩云翻翻翠羽映明霞啼遍東風戀落花漂泊一枝棲未穩上林新宿幾羣鴉

趙廣文為金華將軍所戲

杭州有金華將軍者蓋青蛙二字之訛其物極類蛙但三足耳其見多在夏秋之交所降之家以秫酒一盂腐一方祀之其物盤踞其旁初不飲啖而其皮殼由青而黃而赤祀者曰將軍受享既醉矣遂以盤盂送諸湧金門外金華太保廟中指顧間頓失所往其家數日內必有所獲上虞趙金簡司鐸杭州已卯秋金

華將軍降于庭樹紫坪謂曰先生當邀恩加俸矣已而無驗十數日後文廟丁祭向例自制府以逮廳縣與在籍諸薦紳皆當歸胙祭牲每不敷廣丈則市脯以益之是歲所用獨廉餘豕首二肉二十餘斤紫坪笑曰斯豈金華之應歟

梁學博遇術士

梁文莊公尊人學博公少為名諸生與同輩詣一術士問曰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更向上問曰官翰林乎答如前又問為京堂耶卿貳耶俱如前答公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辦耳後以明經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

齊召南一生三夢

天台齊宗伯召南平生不多作夢每夢則必有異應鄉舉時遊于忠肅廟倦憩於廊見若隸役者執刺相訝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先生因請曰公在景泰時專聽獨任千載一時而易儲之事默不諫何也公曰耿耿此心淹沒幾數百載微子問余固將有說子他日第詳檢皇史宬中便知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景兩朝實任纂述先生因請開皇史宬章疏乃著易

儲十論以暴于公之寃云一在上書房時一日面戟發赤如中酒狀其夜夢遊天台與司馬道士談元甚久寤後不知所謂越三日暮出禁門馬逸不止顛馬腦髓竟出賴蒙古某治之兩月餘始活既思夢中遇承禎之地乃墜馬坡馬一

丁丑春將赴杭渡錢塘之夕夢至天竺觀音大士遣侍者乞題柱聯遂口占二語以應醒後錄存既至萬松嶺新方伯富公曰某一子染痘甚劇家人禱於天竺始得生今將往祭諸物備矣獨缺聯句願得先生之筆以為重先生遂取所錄存者示之而告其故富大驚悟從此稱先生為老佛云先生瞳人極小能遠視與紫坪登山見江舡葉許大先生辨舟中幾人服某某色杯斝壺觴之屬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先生清晨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于山隨所尋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因彙印一册為賦天然圖書歌以誌之

龍泉連遇仙

巳卯紫坪客杭晤龍泉連學博巳年九十矣應秋試精神不衰其鬚髮行步如五十許人甚訝之遂詢其故謂某四十餘讀書天鯉山中授徒六七人茅屋三

間孫寄深箐荒村去人家甚遠一日排徊簷際聞風聲肅然一道士葛帔麻屨曳杖至前形容枯瘠大類野殍初見殊驚不得已揖之坐言其姓吳字妙應宋元豐中避役居此山今七百餘歲遇異人授以神仙之術服食有驗特不能飛昇耳入山之後千世事一無所聞以子有宿緣故來相會幸勿懼也問今為何代去宋凡易幾姓因言熙豐間敗政有史書所未備者其言詞清暢吐納風雅蓋亦當世名士嗣後並數日一來或月餘再至來去倏忽莫可端倪某素習易以所業請正吳隨問發議懸解妙諦多昔人未道出先天圖一紙以示曰學易者不可不知此堯夫止得其粗耳後一年忽辭去曰請從此別不可復見矣自此遂不復至而連自遇吳後覺神氣異昔體素弱終日據床咯咯不已年未五十面已作皺纈紋至是病良已容顏光澤今閱五十年未嘗一日少不快也噫神仙之說多荒唐不經莫可考信今連自述其見如此而紫坪又親見連如此則安能云必無哉紫坪為賦天鯉山行以紀其事

京師宴席重麈尾

京師宴席最重麈尾雖猩唇駝峯未足為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麈尾賦云

卒綱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于此堂爲君雕組之羞厠君金盤之賓若六朝則以麈尾爲談柄耳未聞充盤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麈尾駝蹄作對

名流疏於韻學

已未宏詞科施愚山以奸韻降等錢塘王嗣槐以失韻黜落而鈍翁稼堂皆有錯處明人多疏於韻學雖名家亦多誤用國初名流如梅村西堂輩皆不甚切究溫公曰脩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莫過於韻故讀書須識字作詩須辨韻

收拾詩材之法

韓昌黎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正用資以爲詩楊誠齋佳句事當看韻書梅聖俞爲詩每得句輒書小紙内算袋中或半聯或一句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黄山谷答荀龍書云作賦要讀左氏前漢其佳句善字皆當用心略知某處可用則下筆自源源而來唐眉山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往聞王漁洋在京師闢小閣爲詩室斷箋零紙鱗次壁上或一二語或數十

字皆昌谷古錦囊中物也

詩見性情

張公文端為諭德時咏梅云嘉名他日傳調鼎記取蟠根在草茅王漁洋見之曰此宰相語也常熟歸少詹丙辰下第居京師袖詩與漁洋相質多和平恬淡之音無憤懣呌號之氣漁洋曰君必狀元及第益知詩者性情之事含神霧謂詩者持也所以持人之性情使不失墜也己未果中狀元

狀元宰相語

番禺莊滋圃狀元朝考春蠶作繭詩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家大人讀而賞之此狀元宰相語也後果協揆

文人好名

查夏重姜西溟唐東江湯西崖宮恕堂史蕉飲在輦下為文酒之會嘗謂吾輩將來人各有集傳不傳未可知惟彼此牽綴姓氏于集中百年以後一人傳而皆傳矣文人好名結習難忘如是

毛西河妄議杜甫早朝詩

毛西河謂杜和早朝詩仙桃俗語龍蛇燕雀非早朝時所能見五六遽言朝罷少次第故當遠遜王岑王作氣象壓岑而春字犯重末又拗句自推嘉州獨步施愚山附和其言又謂早朝時無鶯囀亦不能見春色遂改為鷄鳴禁苑漏聲殘馬簇天街曙色寒自謂確切且免犯複予閱之不覺失笑龍蛇燕雀二語非身到其地不知其確切不可易也龍蛇指旌旗繡繪者言燕雀每于寅初時千萬成羣向北回翔三匝而後散遇陳設旌旗時則其翔尤高西河官翰林朝會之期大半熟睡未醒館吏代投職名耳即歲或一至亦在燕雀既散之後故雖為京朝官而無異聾聵胆粗言誕遂筆之於書鷄鳴紫陌正是禁城六街曉景若九天閶闔齊開建章清漏乍歇兩階屏息萬籟無聞忽然雄雞一聲大不倫矣愚山改紫陌為紫禁與西河同一傖父也

考場題壁詩

康熙乙丑科會試某號有題壁詩二首朱旗夜瞭九成臺段火登樓曉角哀分膳局前催飯去至公堂上送題來魚鑰森森鐵棘籬麻衣如雪泪如絲不虞萬里歸來日還見三條燭盡時當是塞外赦回者

詠風鳶詩優劣

高澹人詠風鳶笑伊雙翮本無能偶籍吹噓驟乃爾一朝線斷風力微暫隊塵埃污泥滓淺甚張硯齋相國詩云霞舉軒軒五色繒高危那敢不兢兢九霄日近增榮彩四野風多仗寶繩本是無心舒薄翼何須著力使長肱槐烟榆火清明後應似天池六月鵬真金華殿中語應制體須如是

著書體例必有所本

王漁洋居易錄雜書官職遷除直抄朝報不嫌凌雜蓋效文昌雜錄也前輩多為一書其體例必有所本未有漫然落筆者未可非議

遍投名刺之濫觴

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晚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投晚還家齋名必盡今人以小紅箋作名紙遍投朝士思澄殆濫觴也

紙價貴賤不同

七修類稿云少時見公卿刺紙皆白彔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而書簡摺折亦不過一二寸今之用紙非表白彔羅紋則大紅銷金且長五尺濶五寸更用一

綿紙封套遞送上下通行否則不敬噫一拜帖而用三釐之費可謂暴殄矣當時紙價之賤可見今日之全帖封袋濶七八分將費至一分若副啟手本一套更不止一分矣

揭帖

後漢書李雲傳露布三書移副三府即今揭帖先呈部科者也

聯語彙志

張忠定延登司空以功名顯劉理順吳麟徵夏允彝周延儒皆門下士家署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係安危郭令公

王文成少時題于忠肅祠一聯云赤手挽銀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吊英賢書法遒逸杭人傳為文成真筆文成父海日先生晚年偶書堂聯云看兒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

湯東谷允績題一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枕南郭先生且濫竽李石君日華贈書賈一聯云行藏半是御書鶴生計甘為食字魚

申鳧盟自見蘇門先生後大書於門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得

來又題書室曰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千世之心已絕無夕不飲酒高歌觀此則飲酒高歌正非易易

朱竹垞在京師除夕署一聯云且將酩酊酬佳節未有涓埃答聖朝魏善伯徵士題范覲公中丞廁云成文自古稱三上作賦於今過十年

荒村

孫藩使含中太翁尔周宰浙時獨行杭州城外荒村中一望土冢纍纍見粉墻即往索茶一小婢擧竹椅出令坐捧苦茶一盞飲之須臾去呼之不出見門上一聯云兩口居山水之間妻忒聰明夫忒怪四面皆陰燐所聚人何寥落鬼何多

茶餘客話卷四終

男鍾琦　校

茶餘客話卷五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汪顧不薄今人

汪鈍翁與友人論師道書謂當世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曰顧亭林炎武李天生因篤其內行淳備者曰魏環極象樞梁曰緝熙顧亭林荅之曰茗文有所未知者未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巳探頤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强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兩先生可謂不薄今人矣

毛西河引經之不足據

家伯祖樾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為據必須搜討源頭字字質証慎勿謂懸河之口所謾因言西河與聞百詩

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峰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寔。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匪淺。　璐按先生諱應商。官吏部都諫。

奉齋茹素之謬

予見名卿大夫按日奉食。云奉某齋。公言于衆。又愚民匹婦有戒食禽魚。不畜牛犬。或家不殺生。而特殺于他人之門外。歸而熟以果腹者。或因戒一牛羊。而日殺雞魚無算。豈非貪殘之尤乎。裴晋公云。猪雞魚蒜。遇着便吃。昌黎云。豚魚雞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生。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柳州云。某氏愛鼠。不畜猫犬。後人撤瓦灌穴。殺鼠如邱。是唐人已有此惡風矣。余常見某學士不食某某等肉。其友規之曰。是先人之命。又一郎中不食四足之物。亦言父命。是不能幹蠱而反彰前人之過矣。古者宗廟特牛以祭神。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以養父母。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庶人不數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斯天下無妄矣。查夏重不食羊肉。後食而知其美。有相遇恨晚之意。周禮王食一舉。王齋日三舉。凡殺牲盛饌謂之舉。周制王日食一太牢。遇朔加食一

等散齊必變食故加至三太牢是齊日食肉反有加矣論語齊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疏云此上皆蒙齊文孔子惟酒無量則酒亦不禁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本不足據今齋戒皆在公署乃本聖人遷坐之義勝於唐人之宿寺廟也五葷皆除神戒之宜也不必因齋戒始忌食楞嚴經云五葷熟食發淫生疾生啖增恚故釋氏戒之按釋氏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茖葱為五葷興渠即荽道家以韮薤蒜荽芸薹即油菜為五葷

計年讀經

鄭畊老云立身以力學為先力學以讀書為本世稱六經及論語孝經孟子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百七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春秋左傳二十萬四千三百五十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四百九十五字且以中材為率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天資稍鈍減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久不忘失是全在日積之功耳故里諺曰積絲成寸積

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大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右鄭畊老勸學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書公穀為小經宋合三傳舍儀禮以易詩周禮禮記春秋為六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為三小經予謂儀禮公穀皆不可缺當補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萬二千二百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一年三月可畢即減半亦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誦嗚乎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出使以甫刑較律令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禮致太平以儀禮定服制等威方可謂之真經術

五經中人物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約有二千六七百人

古文名篇

儲中子在文語門人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頌東封朝覲壇頌獨孤至之

夢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傳孫可之大明宮紀夢歐陽永叔王鎔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贊戰國養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初學必須解得此意方可作文字

志銘體例

鈍翁嘗言志銘首行及篆蓋宜書某府君勿加暨元配字此近來無識者所為唐宋大家及成宏以前名家皆無之古之誌銘上之太史立傳上之太常立諡今雖不行宜存遺意女子無傳諡奚為行狀哉其不同穴與節烈可稱或先葬而夫存夫歿且墓已久皆不及附見夫志者別為之誌可也雖表之可也予於女子行狀悉不作而篆蓋稍存古法

月忌謬說

民間作事多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三日為月忌其說無所據一說謂此三日即河圖中宮商數為君象故庶民避之宋桐鄉朱翊云世俗以正五九月到官不視事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武德中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鎮禮士多避之緣方鎮到官大饗將校禁屠宰故不用此三月今外任無饗士

之禮此三月又無屠宰之禁又何疑焉京官員除授即日履任亦未聞有避者乃自宋以來有此謬說未除耳

晷景圖之制度

朝廟衙署庭設石表以覘時刻不識起自何時按宋曾南中通天文宣和進士授南昌尉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經傳者不一止較景之短長未與刻漏相應乃為揆景圖以木為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晝辰刻於其旁為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針以為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以後視北極之表秋分以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揆景與刻漏相應二分之日南北二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

彙志古人闢佛文

安溪先生云闢佛幾篇名文宜彙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奕表韓子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子釋氏論合而觀之釋氏無所逃罪唐以前文章之本儒學者推退之宋以後文章之通釋典者推大蘇王漁洋詩云

慶歷文章宰相才。晚為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筆千秋在。字字華嚴法界來。子謂長公不過籍為文境波瀾耳。非溺於彼教者。今人讀子由行狀。遂以公為禪學之宗。按公議學校貢舉書。極斥士大夫主佛老之非。又策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領之。歲費鉅萬。其所為者。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沿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此數句說盡禪學自欺欺人之弊。公于釋理至熟。而其言如此。蓋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聊資以為文。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坡公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云。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渴。不如散廪以活飢民。觀此乃知公之放生戒殺。不過節口腹之欲。以安素位之常。非必惑於彼教。偶有引據。皆藉彼言以證吾說。世人讀忠孝之大文。而不知古人之為聖賢。讀惝恍之賸語。輒斥君子之為異端。此學者所當戒也。長公作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蓋得華嚴經稱性而談。無所不有。無所不盡。法界事理開遮湧現。無門庭。無墻壁。無差擇。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何目而窺其淺深。議其工拙乎。蓋公之學深斥釋

教之非而公之文又深得華嚴之妙也

鬼神作祟

咸陽魏孝廉毓梅丁巳計偕至都遊彰儀門古寺中見女像甚妍麗戲語同人曰娶妻得此足矣何必陰麗華哉時魏年少未婚也歸寓夜半一女子靚粧人如畫所見魏為所惑每夜必至兩閱月病不起吾鄉城隍兩廊多塑皂隸像數年前忽夜出作祟鄰女有被迷至死者愚民祭禱日數百人逾年不止後有老成人糾合鄉人持杖擊碎竪像焚軀投之運河從此寂然人心始安魏為家君丙辰鄉試所錄士

僧道不必沙汰

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為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寔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于儒氏闢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為詩以見意云頹波日下豈能迴二氏于今日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真大哉王言也方今二氏之教

不足以惑世誣民法苑珠林。聊供詞人藻繢耳。

山谷名言

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性真不見。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山谷與洪氏甥書。尺璧之陰。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為棋酒。則公私皆辦。為京官宜味此語。

閒中清福

宋宣和帖云。隨宜飲食常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得年非瘦薄。何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用問閒人。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細味坡語。可知向晦不息。與黎明不起者。雖活七十歲。只算三十五歲耳。陳眉公云。掃地焚香。清福已具。有福者佐以讀書。無福者便生他想。予向于京師寓齋粘聯句云。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

傅青主醫術

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時立牌。衛生堂藥鋪五字。乃先生書也。青主

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令善先生者誘致之。聞病人呻吟。僧即言羈旅無力延醫耳。先生即為治劑。無不應手而愈。

授讀行醫之害人

王澹圃斯恬酒間云。士君子無手殺人事。然不操刀而甚于殺者有二焉。一曰授徒。士無恒產。畧習句讀。抗顏為師。名曰餬口。實則喪心。其在老師宿儒聲價愈高。門徒益盛。謬種流傳。害人三世。其禍尤烈。一曰行醫。稍識藥性。略續湯頭。懸壺賣藥。病者危急之際。以性命相托。而動手輒誤。立擠于死。不殊手殺。言之惕然。座中有以醫自命者。失色擲箸而去。

著述不宜用奇字僻典

宵寐匪禎。札闥宏休。為歐公所呵。唐徐彥伯為文。好變易字面。以鳳閣為鵷闥。龍門為虬戶。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嶽。芻狗為卉犬。竹馬為篠驂。月兔為陰魄。風牛為飈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又東鄉言近人作文。好以今字易古字。云出自某書。以奇語易平語。云本自某人。論道理則初無意味。徒令讀者縮脚停聲。

多少不自在。徐文長有譯字生之譏。正指此輩。充其類不至板戶公堂斫脚露喪班夫良賦躅趨空肚不止也。安溪嘗言今人記年云歲在某干支。本為歲星在某次。某非謂年歲在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是戊子。子與丑合。歲在元枵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怪。雖朱子亦錯用。予生平揔不用此。直書康熙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應從今名。不必以古語更易。後世反無所考。且文之古雅。全不係此。如北夢瑣言稱馮涓為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為後五柳公。皆貽千古笑資。舊傳唐荆川家居。有當事送新府修志者。荆川方沐面。側覽封面標題。輙不說曰。大明人修蘇州志。而標籤曰姑蘇志。不通可知。又胡纘中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其下云。賊姓劉氏。見者咸笑。此皆自謂古雅也。德州田山薑讀書。掇拾字句。有餖飣之目。常云。奇字古人所常用。于古詩為尤宜。班馬等賦。所以令人蒐眼傾耳者。政由時出奇字襯貼之。方今文尚古。吾黨之士。獨不訪子雲之亭。熏班馬之香乎。予友李柳亭云。山薑告歸。卧病床第。醫以方進惡藥。俗名不飲。易以他名方喜。如為枸杞為天精。人參為地精。本香為東華童子。其癖好新奇。老而愈

怪。柳亭山薑之女孫婿也。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子瞻之文奇。子但文穩耳。是皆不知穩字之義者。昌黎論說。亦取穩當二字。

燕玉暖老

唐東江吏部一生不服藥。年九十七。及終。六十以後與少女同臥。長則遣去。皆宛然處子。燕玉暖老。當作如是觀。

飲食衛生法

酒灼真陰。鹹耗真液。北黎南蔗。可解酒化鹹。冬月宜煮食。食訖以濕水漱口。無齒疾。以紙然刺鼻噴嚏。則氣通明。痰自化。取天門冬茯苓為末。或酒或水調。每日頻飲。大寒不畏風雪。

名人健啖

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晏元獻所食至少。明髙新鄭兄捷攫食猪首惡狀。幾不可耐。彭觀芝侍郎樹葵嘗說王覺斯鐸飲量尤寬。乞書者治酒邀之。飲無算爵。或烹雞卵數十枚。盛巨盎。破餺飥蒸餅數十。投其中。啖之立盡。又李殿撰蟠廷試日啖三十六餑餑。好事者詩以嘲之。徐健菴司寇歸吳。飲門下士貢生

癡庖人窮極豐腆巨鼎高豆每食必盡門人輪執爵吏番為壽繼賈生以玉缸進腹隆然凸起高出案每食一器令左右二伻先置玉盤於心胸凸起之處以盛豆自以巨匕攫而啖之須臾輒盡數器飲酒則門生故吏爭為侑進夜以繼日而司寇如未嘗飲食殆所謂填巨壑灌漏巵者耶張京江夜卧從不解衣未辨色輒起每食粥一甌或冬舂米飯數匙炒米少許山藥極薄者五七片日不過兩餐李安溪每秋冬夜永飽餐炳炬攤書斷生蘿蔔寸許者滿置大盂每精詣深思時輒停筆嚼一二寸盡盂乃就寢

吳俗好尚

王漁洋謂吳俗有三好鬥馬吊牌吃河魨魚敬五通神雖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斬馬劍誅作俑者近日縉紳又有三好曰窮烹飪狎優伶談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間矣五通神自睢州焚毀後已絕馬吊近來好者益眾聞張文端最惡之鐫一圖章曰馬吊眾惡之門習者非吾子孫所藏書卷圖畫悉印之惟河魨魚食者尚少耳昔葉訒庵因食河魨致病陳其年尤酷嗜在天津食之中毒面目悉腫至不可辨識皆烹製失宜所致津門多海魨毒重吳門所出江魨

大而味薄。皆不佳。惟黃河滙淮二百里中出。又名玳瑁魚。不甚大。豐盈柔膩。斑駁可觀。薦以青蔞白苣。味致佳絕。腹腴如二卵。名西施乳。亦美。楊蔗堂惟增家烹尤得法。糟窨更可致遠。今年春。黃生延齡來京師。携致甚多。予答詩云。泥凉朝驅禿尾驢。歸來破礴掩蝸廬。故人忽向江頭至。携得春溪玳瑁魚。重碧親浮藥玉缸。萵青苣白佐肩筵。桃花春水袁江路。孤負風光又五年。遠心長日繞旅蒲。鄉味朝來潤客廚。爛醉苦教防啜墨。與君數典誦吳都。

茶餘客話卷五終

茶餘客話卷六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唐宋詩人第行

酒令舉唐宋詩人第行可入篇詠者。裴寂曰裴三。宋濟曰宋五。李白曰李十二。杜甫曰杜二。鄭虔曰鄭十八。嚴武曰嚴八。韋應物曰韋十九。鄭賁曰鄭十八。蘇溪曰蘇四。張建封曰張十三。唐諗曰唐十五。裴虬曰裴二。李御曰李十二。王涯曰王二。李建曰李十一。李程曰李二十。崔立之曰崔二十六。李商隱溫岐段成式皆曰十六。熊署曰熊十一。熊籍曰熊十八。李正封曰李二十八。馮宿曰馮十七。侯喜曰侯十一。韓愈曰韓十八。張署曰張十一。張籍曰張十八。柳宗元曰柳八。元稹曰元九。白居易曰白二十二。陸贄曰陸九。李潛曰李十九。徐晦曰徐十八。李勸曰李四。李勉曰李七。劉夭敦曰劉三十二。李大咢曰李二十。王質夫曰王十八。崔元亮曰崔十八。杜勝曰杜二十七。李潘曰李十七。趙滂曰趙十五。令狐綯曰令狐八。張旭曰張九。王無競曰王二。韋虛乙曰韋五。趙真固曰趙六。李崇嗣曰李三。王維曰王十三。鄭湛曰鄭三。張子容曰張八。韋穆曰韋十八。潘邠

老曰潘十。蘇轍曰蘇二。秦少游曰秦七。陳無己曰陳三。歐陽修曰歐九。黃庭堅曰黃九。

避名示敬

鄂西林相公父名拜。其子孫寫名刺。止用頓首。不寫拜字。莊滋圃侍郎撫江南。屬吏稟白槩不用恭惟字。此非有所嫌禁。亦禮讓之一端也。

秦大士改別號

秦修撰大士號劍泉。予告以此鄔懋卿之字。乃改鑑泉。

帝王別號

古帝王不聞有別號。宋高宗署其室曰損齋。即別號。明武宗號錦堂。世宗號天池釣叟。詞臣各賦詩。興化李文定詩。最當上意。拱極眾星為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世宗道號雷軒子。又號堯齋。穆宗號舜齋。神宗號禹齋。尤發笑。

徐鄰哉更名

中翰徐鄰哉前輩。因司坊有徐觀光頗不謹。惡之。更名曰徐良。

桃源驛題壁詩

桃源驛見壁上題詩云。走馬張弓四十年。封侯無路且歸田。芭蕉夜雨梧桐露注到孫吳第幾篇。後未題名字。亦不凡之才。

沈曹金陵懷古詩優劣

沈歸愚金陵懷古。為集中指名之作。其第一首與曹能始作雷同。而音節氣味遠遜曹作。曹詩云。江東列郡領丹陽。鼎足三分此一方。總為石城成虎踞。不知巫峽下龍驤。雲深寢廟千秋冷。月照離門幾夜長。年少風流能顧曲。行人猶自說周郎。沈詩云。石頭如虎踞巖疆。鼎足三分此一方。但恃江流橫鐵索。不知名將下龍驤。紫髯空自爭荊楚。青蓋旋看入洛陽。太息雄圖消歇盡。霸才終古憶周郎。

王漁洋寄宋商卯詩之用意

漁洋晚年寄宋商卯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其意甚隱。壬申至都下。晤董曲江元度云。趙秋谷罷館職。益修憾阮翁。屢遊吳中。與吳修齡莫逆交。為一日酒酣。語修齡曰。邇日論詩。唯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商卯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于阮翁。故答詩云

爾。予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所指議中也。

寺名集名之奇

周櫟園詩。月明蕭寺憶花之。山東沂水縣有花之寺。櫟園又有句云。佳名獨愛花之寺。隱地誰尋石者居。臨朐傅某作石者居于黄雲山中。見榕槎蠡說雪客詞集亦名花之詞。

坊刻時文原始

坊刻時文興于隆萬間。房書始于李袠一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鉤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厥後坊刻乃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十八房進士平日之作。曰行卷。舉人平日之作。曰社稿。諸生會課之作。亭林曰。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念一史廢。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異同大旨。此即宋時之法。為第一場四書義二場論一。三場另問時務策一。按此則為今之五策開法門。亦異于唐宋之策問矣。

制義行遠集

閻潛邱若璩初交何義門何年二十四歲日與議論時文潛邱將明二百年名家制義其中錯解題誤用事者盡標出為一帙凡聚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說豈有使別字用譌事者義門擊節嘆賞歸而抄撰制義為行遠集悉如潛邱之旨義門曰如此方見制義之難

士與士師之分別

潛邱嘗語義門云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曰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遂士鄉士縣士之屬在周禮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于士造焉則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為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為士師奈何楊一清王鏊薛應旂茅坤邵圭潔趙南星李光縉沈演許獬徐曰久顧錫疇艾南英黃湻耀姚應章文盡稱士為士師耶唐蘇頲作授李乂刑部尚書制云王命司寇汝作士師其由來舊矣

老儒專心制義

任香谷宗伋常言其鄉老宿芮先生者專心制義自總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褒譏得失老不應舉乃舉生平評隲之文分為八大箱按卦名排次其

乾字箱則王唐正文。其坤字箱則歸胡大家。降而瞿薛湯楊以及隆萬諸名家連次及之。金陳章羅諸變體又次及之。其坎離二箱則小醕大疵。褒貶相半。艮兌二箱皆歷來傳誦之行卷社稿及歲科試文所深惡而醜詆之者也。書成後自謂不朽盛業。將傳之其人。舉以示客。無一閱終卷者。數年後益無一人過問。一日有後生叩門請業。願假其書。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後生檢點竟日。乃獨假其艮兌二箱而去。先生太息流涕累日。香谷先生猶及見其人。

爭南北中卷

郭昆甫好談時文。酒酣耳熱。痛詆時文。雖賁育不能掩其口。時方議更南北中卷。禮臣有議以湖南入中皿者。昆甫力爭之。乃列南皿。楚人誦之。昔卯瓊山當國亦爭越人入南卷。後人謂其受虛名而賈寔禍。昆甫名焌。甲子解元。

舉業家之陋

昔楊升庵慨古文之廢。論舉業之弊。曰士罕通經。徒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抄節碎事。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

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書坊刻布士子珍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有四聖字稱前代為本朝前君為四聖與三家村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薛方山誤以胡安定為朱子門人鍾伯敬以朱子與王無功相酬答有明時文名士學殖淺陋至是此與近日磨勘諸生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者何異唐時有書生不知近代事因談駱賓王曰某見其孫李某竟為駱賓是諸王封號亦是類也

八宗師考卷選

鄭漢林選八宗師考卷文體不拘一格而理真詞達以有清氣為宗少時見館師案頭各有一部近日訓徒者多不知有此編而惡劣選手牛鬼蛇神堆積盈几可怪也八宗師者遼東高滑師江西考卷銅仁張元臣江南試牘韓城張廷樞江南試牘遂寧張文瑞江南考卷曲阜顏學山浙江考卷休寧汪棣園八閩采風錄大興溥聿修湖廣試牘海寧許時庵江南試卷

葉奕繩強記法

張爾岐云歷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即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即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為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取置笥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為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隔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余之約取而實得也葉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為淹洽其所言真困學要法

傳是樓書目

徐健菴作葉石君傳云江浙藏書家有金陵焦氏四明范氏錢氏半野之藏甚富惜厄於火澹園之沒亦多敗失惟天一閣尚存予亦有聚書之癖半生所得庋之一樓曰傳是樓較之諸家多有目無書殊足憾也向聞葉君名惜未遇今為之傳不禁慨然觀此則所云傳是樓書目殆未定有是書耶

司書有鬼

司書有鬼名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則不蠹見致虛雜俎

藏書考

梅村汲古閣歌贈海虞毛生末云客來詩酒話生平家近湖山擁百城不數當年清秘閣亂離踪跡似雲林子按毛生摹刻最多得梅村輩交相虛植聲華益重其實所刋特門富勘訂尚未精子晉家藏書本亦夥或云王駙馬以金錢輦之去其板多在昆明駙馬者吳三桂壻也江南藏書毘陵鄉琊一代文獻鄞人范司馬欽字堯卿號東明喜購舊本與鳳洲家藏書目相較各抄所未見書故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為第一又晉江黃氏俞邵之先人海鶴先生官南京監丞居江寧千頃樓中聚書千萬餘卷他若山陰祁氏淡生堂鈕氏世學樓禾中項氏倦圃曹氏皆東南文苑淵藪也竹垞撰經籍存亡考亦得力於數家明代藏書周晉二府胡元瑞朱鬱儀焦弱侯錢叔寶諸家俱散盡後來絳雲一炬無復孑遺好古者所為太息也予家傳書無秘本先世族中分而為七然每檢舊抄書目略一披覽茫若烟海汗青無日顛毛種種白矣

刻書考

揮麈餘話。毋卯儉貧時借人文選有難色。自言身貴當鏤板以行後世。蜀相遂刊之。按十國春秋。蜀毋昭裔傳。請後主鏤板印經。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誤毋昭裔為毋卯儉耳。毋卯儉三國志魏人。所謂事雖不成可謂忠臣是也。司空表聖一鳴集。為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焚。印本漸虞散失。更欲雕鏤。又隋書文帝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則隋唐已有刻印。

沈存中云。慶歷中有畢昇為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本刻字。令印之。又銅鑄字。工費而不便久藏。

萬歷甲午。南祭酒陸可教請刻永樂大典。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刊彙存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當時議允。終未頒行。竊謂文皇與穆宗兩番抄錄。已費不貲。鏤板通行。談何容易耶。

狀元書法

王阮亭謂本朝狀元工書。壬辰鄒忠倚。戊戌孫承恩。皆法歐陽詢。己未歸允肅壬戌蔡升元。庚辰汪繹。皆法黃庭樂毅論。戊辰工二王者。首推查昇。國初沈繹

堂蔣虎臣齊名。沈書傳者多而蔣不多見。

畏作楷書

予自七八歲即不喜作楷書。自父師外。問函無不狂草者。心知其非。竟不可改柳誠懸云。心敬則筆正。程子云。即此是學。又云作字甚敬。前輩格言多矣。皆視之不動心。一日閱朱子跋韓魏公與歐陽公書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荊公病。披閱未竟。如芒刺背。面赤汗流。忸怩數日。至是稍稍寫楷。久之故態復萌。

南書房寫本十三經

蔣湘帆衡寫揚州寫十三經。馬秋玉代為裝潢。高東軒相國進呈。恩賜國子學正銜。人以為榮遇。今書俱在南書房。木匣裝飾。排列架端。予在內廷猶見之。璐按壬子刻石經于國學。即衡進本。

書家成名之難易

沈歸愚為黃尊古作誌銘云。當代以畫名者五人。武進惲壽平格。太倉吳漁山歷。王麓台原祁。常熟王石谷翬。最後得吾友黃尊古鼎。五人中麓台第進士官

侍郎成名最易。四人逸老布衣。而名與之齊。四人較難。然壽平漁山石谷。得梅村阮亭先後導揚。宜其名流播遠邇。而尊古當諸公徂謝。推挽無人。尤難之難也。吳中評畫者。謂石谷看盡古人名畫。下筆俱有似處。得稱大家。尊古看盡九州山水。下筆俱有生氣。並稱大家。兩人皆虞山人。

繪畫供奉內廷

仁廟時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萬壽盛典。冷枚畫。秉貞濟寧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吉臣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喻畫。

畫家別派

往時見同人作三畫詩。蕪湖鐵畫。饒州磁畫。松江火筆畫也。又漳州織畫。裂紙為之。一經一緯。布置設色。無異絲綉。閒向有王秋山。能以指甲挐畫紙。點染作色。如古名畫。挐畫亦可詠詩。近見宋綉大軸。精深華妙。超諸品之上矣。

故事可入詩畫

羅龍畫錦車出塞圖。乃漢宮人馮夫人嫽乘錦車和戎故事。楊升庵嘗言此亦佳話。而罕入詩。惟劉孝威錦車勞遠駕。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一句

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述勝明妃蔡琰。

名手畫時有利鈍

王漁洋謂曾鯨謝彬。近日寫真擅名。吾見其晚年筆墨亦草草。鴻臚序班禹之鼎。名重輦下。亦時有利鈍。名手尚爾。況其他乎。

三刺濫觴

拜前輩用三刺。三國志淩統入里門。謁長史懷三版。恭敬盡禮。其三刺之濫觴乎。

夢中示禍

辛未冬。山東道御史缺出。王檢討世仕名居首。夕夢其祖父曰。汝得御史矣。明年禍甚烈。恐身首不全。奈何。世仕夢中請曰。願不得此官。父曰。名籍已定無能改。然有一綫可冀。姑為爾謀之。驚寤。見案上燈籠若有山東道察院五字。大惡之。三日後忽副福建典試。及吏部以御史請。王名扣除。遂補蔡時田。次年五月。王旋京大考。改鹿邑令。及秋。蔡以科場監試伏法。而王無恙。

舉人出路

丙戌會試前上念舉班久滯命二科以前均行大挑分一二等用士林踴躍適年大吏請分別等第補缺時為之語曰九流三教一等用知縣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州判屬州州同州判縣丞鹽大使藩庫大使為九流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補訓導為三教也

筦庫人勢利

台州侯元經嘉繙才士也詞賦敏贍屢困場屋年五十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為庫吏需索不即予批回侯大窘時梁文莊公為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謂某尚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作盍以屬之即傳至戶部後堂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壯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尚需一首亦以相屬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此何足進夷門才而一時堂上下稱訝不已彼筦庫者已袖批文俟侯出而付之明日束裝行矣鎮江黃太守永年試童子邀夷門至署閱卷一夕自持燭入廁久不出家人怪之啟戶則已墮廁中死矣文人遭此不可解也

茶餘客話

掃葉山房印行

PL 2716 .U3 C5

茶餘客話卷七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通政司無司屬

部院卿寺。皆有司屬。惟通政無之。考明制。原以六科隸通政。蓋出納封駁其事相表裡也。後省垣積重。勢凌六卿。與通政無復關白。即文移往還。亦不循舊規無復知有舊制。雍正時。令六科隸都察院。以示鈐束。較明之初制為善。 登聞院在西長安門外街東。舊設滿漢科道各一員掌之。雍正二年。統於通政司。

大小九卿說各不同

大小九卿。說者不一。六部都通大為大九卿。至今皆然。至小九卿。先以太常京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為小九卿。或云詹事春坊為東宮官屬。不宜班之大廷。當以尚寶鴻臚欽天監足之。或云鴻臚僅司傳宣。非同漢晉大鴻臚。欽天僅掌占候。亦非秦漢太史令。祇可與太醫院上林苑等。自萬歷後。則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林尚寶為小九卿。究不知始于何時。贊之博學諸公。亦不能悉。

官名從古稱之謬誤

督撫加尚書侍郎銜稱中丞固謬即憲職亦無是稱于穀山嘗謂嘉隆後士大夫文字好古官名稱謂多從古稱大司徒大司馬皆周官舊名職任相稱是也惟臺長無稱乃稱曰大中丞則誤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于錦衣掌印稱大金吾順天府尹稱大京兆益無稽矣雖名卿通儒亦復隨俗相呼心知其非而口不能改若近日稱六卿為大農大馬大冦大空刪去司字誰為作俑波靡相從不值一辨矣

紫禁城騎馬之制

年老大臣六十五歲以上應騎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具奏准騎者由東華門入至箭亭下馬由西華門入至內務府總管衙門前下馬

吳梅村茸城行

馬進寶為江南提督駐松江受結名流有諸生歲暮窘迫獻馬春聯云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語也大喜贈之千金在江

南橫征暴虐窮極奢華吳梅村賦茸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處一將軍到日豪雄炙手薰羊侃後房歌按隊陳豨賓客劍成羣又千箱布帛運輜車百貨魚鹽充邸閣將軍一一數高貲下令牢搜徧墟落誹為仇家告併兼即稱盜賊通囊橐未幾伏法

范忠貞遇害

范忠貞公遇害一時同死者自幕友至隸卒共五十三人有部曲張福建者聞變手雙刃大呼奪門當之者立斃力竭被執又秦盂許鼎者自公被執日即陰左右之公書片紙隻字悉收藏及被殺耿逆焚公屍于山野許鼎預往潛匿心誌其處至夜行亂石中取其燼體于家明年負骸骨走萬里至京師事聞上遣內大臣佟國維侍衛二十人奠酒臨喪十九年耿精忠赴市朝日公子時崇手刃寸磔其肉攫其心以祭公墓此較王弇州兄弟贖得嚴世蕃一體熟而薦父對食啖盡者更快人心

徐侯齋之高蹈

徐侯齋與宣城沈壽名嘉興巢鳴盛為海內三遺民川湖制軍蔡毓榮慕侯齋

名具書致名樂託幕下友馮羽道意俟齋堅不受遺書馮生善爲辭焉湯文正撫吳時屏騶從兩詣山中卒不得見歎息而回毓榮漕督蔡士英之子將軍蔡良之父

李琳枝之風雅

王漁洋謂諫官稱楊以齋魏環極御史稱李琳枝銓曹稱王伯勉總督稱李鄴園巡撫稱湯潛庵張孝先按以齋環極潛庵孝先及武定蔚州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紫稼即龔芝麓吳梅村陳其年所歌王郎者也李素豪于飲家有園名椒雨椒雨酒之辛者○璐按琳枝名森先書陝西道鐵面冰心匾尚存

林茂之之清貧

林茂之窮老金陵冬夜詩云老來貧困寔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夏日又無帷帳或遺之則以易米施愚山日夏無帷病于寒無氊君能守之當爲作計處士笑曰當守之以虎客皆絕倒後愚山自豫章寄一紵帳書絕句云北窗高卧豈知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紵帳親題林處士

草堂長伴百年身。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曰不問知為林處士物。即謂之墨守可也。時茂之年八十三。老健如五六十許人。

宋文恪善擇壻

宋文恪公善擇壻。為王藻儒拔大學士。顧懿樸藻工侍。顧雨若用霖西充令。陳廣陵元龍大學士。李丹壑孚青編修。

汪堯峯性情卞急

汪堯峰詩文爾雅。然性卞急。不容人過。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面折之。與王阮亭以詩相戲。後遂成隙。與宋荔裳議論不合。輒自詫曰。吾乃與此人同名。

文人習氣

李天生為三相國所薦。至京師。名重一時。容齋以同姓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為關西夫子。與顧寍人講韻學不合。加以聲色。與毛西河辨古韻不相下。大怒。始而哃喝。繼加拳勇。西河避之。邱海石丁野鶴皆山左詩人。阮亭懷人詩所謂九仙詩人丁野鶴。又齋名當日邱靈鞠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

飲鐵溝園。論文不合。嫚罵不已。卯拔壁上劍逐丁。丁急出上馬逸去。卯追不及
乃返。東人傳為佳話。

陳午亭作六公贊

仁廟時。山東多詩人。山西多名臣。陳午亭相公嘗作六公贊序。略曰。吾鄉多賢
人君子。其以清德著者。若曲沃衛文清周祚。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允謙。蔚州魏
敏果象樞。永寧于清端成龍。陽城故巡撫張瑃。高平故布政使畢振姬。六公生
同時。在數百里之內。皆所謂天下之士也。而吾辱從之遊。于是作六公贊云

名人臨終吟詩

蔣虎臣晚年學佛。自京畿督學歸。入廬山行脚。至峩眉山伏虎庵。留一偈云。翛
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多溷孽塵。早向鑊湯來避俗。還愁大海去翻身。功名傀
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裡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世世祝能仁。宣城茆楚畹
薦馨。及第後數月。夢之天上觀競渡而歸。見東騎迎至東嶽廟。吏白設此以待
公。驚寤。賦絕句云。年年消渴望蓬萊。夢裏君王賜藥來。隱隱龍舟聞競渡。香風
天上五更迴。至五日逝。身後帷幕不周。杜寶坻宋長洲兩相國。經紀其喪以歸。

汪季用臨終亦口吟絕句惡夢虛名久未閑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吏間陳其年疾篤時亦吟詠山鳥山花是故人之句近任盡思編修抱病時里中扶鸞者自稱峩眉山老人問何以來此則書約任端書田山未幾盡思臨終索筆題詩云岩前流水杳然去門外桃花幾度開放眼峩眉山下路不知歸去是歸來旋卒

魏敏果能薦賢

魏敏果擢總憲首疏申明憲綱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雷虎班迪達哈塔胡密舉振姬蕭惟豫高珩宋文運張沐陸隴其皆擢用

重師誼

白仲調為王東皋伯勉門人官于京師聞東皋訃音既為位以哭後于慈仁寺受唁一時稱之

王相國假歸後逸事

王太倉相公假歸入山養病戒僕人勿言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鄉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人勿疑也鄉人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遠行公聞之悚

然曰彼言是也公喜菊多蓄名種杜醒陶造之猝見白剪絨不覺身入花間忘與主人交禮公曰君興故不減我乃贈與之公夏六月科跣據地手捉菊蟲隣叟不知意花丁也呼之不應乃戲蹴之公曰叟亦愛菊耶亦贈與之公有古瓷直不貲一日李安溪索觀命奴捧之歷階而上失足傾跌而碎李不覺失聲公怡然不動安溪每服其雅量

湯文正撫吳政績

湯文正斌撫吳時有司報湖蕩蓮芡公駁還吏固以例請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芡或不歲歲熟一報部即為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縣奴訐告其主父國初時得隆武偽劄迫主遠遁欲據有主婦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其主乎追劄燔之斃奴杖下常州守祖進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祖製衣靴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人謂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學術純粹世惜其用之未盡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學宗孫夏峯先生自言為方面時居官行政只遵寧陵呂叔簡從政錄行之不盡惜文集不全今所刊湯子遺書數

種皆失本來面目。

張文端恩遇

張文端公英于雍正十一年。入祀京師。並賜祭本籍。命撫臣徐文穆本行禮。相國文和公少宗伯約齋廷璐皆乞假回里。舉行祀事。欽天監擇行期。內府製安車。沿途文武官護送。賜書籍五十二種。令織造用官舟載送其家。又賜冠帶珍裘文綺豐貂紫團古玩雜佩之屬。先期一日。上賜玉如意。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又令中使賫酒肴果餌至寓。酌金杯以餞之。又賜文端祠聯云。風度猶存。典禮煥千秋俎豆。師模如在。忠忱垂奕葉箕裘。

魚塞漏舟

陸稼書曾祖溥。為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其罅。人稱為盛德之佑。溥子東遷居泖上。築堂名三魚。今稼書文集稱三魚堂。裘少司農憂歸鄉里之日。舟中篋笥沾濕。見船底有巨隙。一大魚橫塞之。水不得進。二事絕相類。

高層雲奏免議政大臣跪見親王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向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老踣地吏科給事高層雲抗章彈奏。天潢貴冑。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況永康左門乃禁門。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為令。高字二鮑。華亭人。詩畫皆入能品。

潘次耕之學行

潘次耕耒幼時與人賭記取歷日試之。首尾過目不遺一字。徐俟齋沒無尺寸之產。舉孀婦孤孫以托次耕。恤之終其身。

朱竹垞書慰譚左羽

譚左羽瑄授徒于某氏。主人有聲樂之好。歌板師食單。豐于書塾。譚不平。竹垞寓書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自審其分處焉。娶妻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買妾則百金。落營妓籍則千金。流愈下。直益高。食單之豐。譬以魚飼貓。肉餵犬。于兄何損。

李湘北薦賢

李湘北為閣學時。舉李因篤趙進美秦松齡。皆詞翰之雄。在吏部舉陸隴其部嗣堯彭鵬。皆有清介之操。一時物望歸之。

蔣文肅父子恩遇

康熙癸未五月。賜少宗伯孫岳頒水晶眼鏡。虞山蔣文肅時以庶吉士侍直內廷。奏臣母曹年老眼昏。上亦賜之。當時以為殊榮。蓋其製法尚未傳世也。文肅官庶常。即賜第西華門蠶池之西。御題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三月大拜。紫禁城騎馬。己酉七月。賜新第于德勝門內東南。子文恪公賜舉人。丁未冬賜大臣福字。上以公母曹太夫人服未闋。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尤為異數。壬子賜人參十二觔。七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四。公子文恪公聘陳乾齋相國之女。定于庚戌冬完婚。而杜夫人逝。文恪居憂。四月公病。以中饋無主。且欲得冢婦侍養。堅請陳相國將迎婦。素服異居。繼遭大故。禮無明文。與陳相國議所服。當時禮臣議者引禮經娶婦在塗。聞訃。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之文。遂持三年服焉。

李安溪密謀平臺灣

李安溪光地字晉卿官編修省親歸值耿逆據福州鄭經犯泉漳乃密草平閩機宜裹蠟為丸謀諸季父日煌偕僕夏澤佯為江湖術者給出疾走京師投閣學富鴻基入奏聖祖手削蠟出疏諭康親王軍中保護其家十六年同安蔡寅偽稱故明裔裹白巾號白頭賊衆萬餘圍安溪乃簡鄉里健兒三四百人賊乘高欲下使弟光垤率百餘人扼于要險卒不得逞傳檄諸鄉絕其貲糧立時潰散十七年鄭經圍泉州屬邑皆不守公遣人從間道走福州請師以鄉兵迎導寧海將軍喇達自漳州入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州入永春同時而至賊敗走事聞召入奏鄭經死子幼人思內附狀薦施琅可任遂平臺灣

方靈皋兩朝聖恩記

方靈皋芑初為逆黨隸旗籍十年至康熙癸巳召試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命為蒙養齋校對官雍正元年出旗復原籍乾隆七年以侍講休致先是戴名世獄部議戴姓期服之親皆緣坐方孝標族無論服未盡已盡罪皆斬獄詞具于辛卯冬五上五折本至癸巳春章始下悉免死隸于漢軍靈皋作兩朝聖恩記以志殊恩

朱文端知政體

高安朱文端公軾字若瞻。生而宏聲廣顙。雙顴插鬢。大口長目。步濶二尺。二十三歲入學。二十九中鄉試。主司宋大業一見曰。河目海口。惟吾先公。今復見子。宋為文恪子也。文端撫浙。下車以清吏治正風俗二事為急務。曰察吏莫先於奬廉懲貪。厚俗莫要于去奢崇儉。丙辰賜第于地安門外。遺摺云。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莫過於理財用人。近惟鹽課一事。經臣條奏尚未議行。伏思國計民生均應籌畫。臣查額徵所儲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倘日後有言利之臣。伏祈乾斷永絕言。至用人尤關緊要。邪正公私。心迹各判。幾微之間。最易混淆。惟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臣垂死之言也。文端生于康熙四年。卒於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年七十二。

臨終吟詩

張喆士宏俊。鄉試第二人。傳其納卷時。日方過午。乙未成進士。執業于李文貞。官溧水廣文時。浙江聘入鄉試同考。本房得陳文簡元龍。為世名臣。臨終不亂。口吟一詩而逝。

茶餘客話卷八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相士之謬

莊殿撰培因偕某上舍自裘文達齋飲歸同詣于佛寺訪江西一相士上舍即與莊易帽同車行是時業有人報知相士矣及至廟殿撰謂易帽恐涉輕薄仍各冠進相士遂言上舍為狀元歷巡撫尚書而詆本淳貧賤不列於仕籍即日聲名大損

學圃聽歌詩

許念中黃門志進精于顧曲有家樂一部塡詞口授後至吳門寓顧秋山學圃日徵歌為雅集顧亦精于音律衆推周郎黃門和李玉洲學圃聽歌六絕句其自序云七月既望秋山有學圃之招同飲者為徐殿撰端揆顧編修俠君呂孝廉閒菴金上舍會符顧上舍嗣宗李明府質庵李茂才寔君張上舍堅孟及主人令子枝百研江兩茂才座上徧召善歌者皆一時名流秋山執板發聲則孤韻獨流衆喧乍寂李寔君即席賦六絕句余和韻志別云檻外秋雲樹杪停酒

人聲寂爲秦青移情不是人間曲除却知音未許聽嚼徵含商辨一毛紛紛蟬鳥失啾嘈停杯韻與秋飈發天水澄鮮海月高白髮邇年結伴來梨園法曲譜傾杯何人即席題佳句消得風流鐵笛才曾記花前鬥柘枝十年江海寄相思雪兒化去花奴死艷說金荃寫麗詞暢學淋漓樂曲和豪吟興爲感秋多堂開秀野間花木頭白尊前復此過醉誦新篇廢夜眠載將風雅入歸船歡塲老輩難分手悵望秋山浦樹烟

小的

政府小史効奔走之役呼曰小厶按晉公談錄云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黃門小底蓋即小厶類今奴隸自稱則曰小的亦小底類唐制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者皆中男爲之

衙門外之攩衆

今衙門列木于衢俗名攩衆即古之陛楯也唐詩郎君官貴施行馬三餘贅筆稱爲鹿角謂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圜圍如陣以防故軍中塞柵外向亦名鹿角清文曰蝦節

除官氣

官府出行列肅靜迴避二牌。亦辟人之義。王陽明開府時。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劉忠宣大夏為督撫。凡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但央單帖具名另用副啟。開陳事宜。末後親筆填四字云大夏頓首。是皆前人艷稱為美談。其實此等舉動。全是客氣。非立異即沽名耳。非素位之義

骨重羊

骨重羊出布哈拉外藩回子地。自葉爾羌西行二十里約可至。產羊短小肉瘦。惟骨至重。回子初不甚重。自天兵定葉爾羌後。遂漸及內地。初以為冠。值白金二三十兩。近不過十金。且以為褻矣。近聞按集延西南一帶。遍山皆是。然黑者至多。灰色者十不得一。價亦十倍之。子謂不過數年後。價與羱羊等。再久而陝甘亦皆出產矣。市里小兒呼曰。古董。或曰古銅。傳聞閑。不寔可知矣。按布哈拉回子。風俗與中國回子相似。禮拜寺二百餘所。男女皆不飲酒。有私飲者。即擒至禮拜寺塔頂下擲殺之。

火浣布

火浣布出四川越雋廳番地五鑾山石縫內生草其根俗名不朽木性純陰番民取以捻綿織成布己丑劉臬使益贈一幅其質粗置火中經刻不然以抹几案油膩甚利入烈火膩處即有焰焰息膩去焰即膩也布完整故名火浣然燒一二次布色如灰三次以後質漸鬆彈之即裂楊升庵云火浣布出蜀建昌曰如雲出于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當又是一種

雞素

鷄素本于鷄斯如小荷包鷄斯用以約髮鷄素用以盛物作佩素與斯勒音相近如俄羅斯今皆稱額勒素吾淮呼小荷包亦名鷄素或云雞滕像形也

記筆三則

東坡以黃連湯調青粉蘸筆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近日汪文端公以紅花黃連煎水發筆磨墨皆用之

明季陸繼翁王古用皆湖州人住南京工製筆又吉水鄭伯清吳興張天錫皆以製筆有名公卿間宋江湖長翁集有題筆工俞生藏書跋謝肇淛西吳支乘記元時吳興三絕趙松雪書錢舜舉畫馮應科筆又元時張進中者字子王部

城者老善製筆管用堅竹毫用鼬鼠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善尚方有所需非進中筆不用進中每日持筆入宮必蒙賜酒食太平清話言宋時有雞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近日復有以貂毫製者其詠猩猩毛筆云生前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明神宗文華殿用市中筆貼筆匠楊彥章名紙

趙松雪遇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真草巨細無不可項子京嘗欲仿之見李寔君紫桃軒雜綴近日劉石菴墉自太原守罷歸居相國邸第破新筆自揀精毫重加縛束不付之工人也揮灑和軟有得心應手之妙

朱碧山銀槎

朱竹垞王阮亭皆有銀槎詩初為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玉叔與施愚山曹寔庵各賦長歌玉叔歿流傳至京高江村復於市上得之亦賦長歌記事所謂二十年中有聚散宋孫墓木拱可悲是也杯首有岳壽無疆四字左朱華玉造右至正乙酉年杯底槎杯二字杯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闌時人浪說貫銀灣

如何不覓天孫錦。止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杯後歸陸丹叔費墉子屢摩挲賞之。

記扇

明人皆尚金扇。即上方賜予。亦皆金面。康熙間尚金陵仰氏扇。伊氏素紙扇。繼又尚青陽扇。武陵夾紗扇。曹扇。靴扇。溧陽歌扇。近日又尚豐潤畫扇。野獲編稱聚頭扇吳製外惟川扇至佳。其精雅宜士人。其華燦宜艷女。至于正龍側龍百龍百鳥之屬。尤宮掖所尚。予近從陸耳山舍人處見其先世文裕公拜賜金扇亦百龍之式。雖駁落已甚。而璀燦可觀。當是川製聚頭一名聚骨。即折揩疊扇永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明時製扇名手有馬勛馬福劉永暉沈少樓柳玉臺蔣蘇臺。一柄值數金。

納蘭侍衛之風趣

成容若十七為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不知為宰相子也。書學褚河南幼善騎射。自入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扈蹕塞垣。調弓矢箭。環列罽帳。以意製

器多巧便所不能到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仿其衣裝座客或期許太過皆不應徐東海曰爾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

犬救主人

京師火坑燒石炭往往薰人中毒多至死者儀真陳殿撰定先冬日偕其妾寢至夜皆中煤暈室內別無一人家人咸就寢不知也家畜一巨犬忽咆哮萬狀家人起犬向主人窗外爬沙跳擲窗紙盡碎急請主人不應毀門入則與妾並死急救乃蘇此人秋後即喜臥炕馮大木廷櫆于九月十六日中煤毒死亦異矣

是鏡之詭詐

江陰是鏡詭詐誕妄人也胸無點墨好自矜飾居之不疑海鹽陳相國為其所惑高東軒相國亦信之尹健餘侍郎督學江左因二公之言造廬請謁結布衣交鏡遂闢書院招生徒與當時守令往還冠蓋絡繹常州守黃靜山永年亦與過從其後因囑托公事不復往鏡因于書院靜室中供陳高尹黃四木主俗所謂長生祿位也稍有識者皆非笑之辛未雷翠廷先生督學至廣文以為言先

生貽書令其來見以覘其學鏡不往而令廣大通意欲先生造廬如尹故事先生笑曰吾固知賢士不可召見但恐吾往見後則四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不為耳後數年鏡為鄉人告訐亡命不知所終鏡居村去市數里有小路踰溝而行稍近數十步鏡平生必由正路過橋不趨捷也一日自市歸途遇雨行至溝旁四顧無人一躍而過有童子匿橋下避雨驚曰是先生亦跳溝耶鏡餌以一錢囑勿言童子歸其父詰錢所從來爭傳是先生跳溝聲名大損

秦氏弟兄多壽

辛未駕南巡幸寄暢園秦氏子姓迎駕孝然年九十實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榮然年七十壽然年六十芝田年七十六瑞熙年六十一華田年六十東田年六十二九人共六百餘歲皆近族也

詩人福命之不同

近日稱詩者推沈宗伯夢司空兩家沈以老諸生白首遇主七十成名十年致身卿貳夢以韋杜之胄具班馬之才十八官翰林二十三官國子師二十四躋八座三十一而終其福命何相殊也然兩家詩具在一以人勝一以天勝人勝

者可學而至天勝者不可學而能也

紅豆

蘇州城有東禪寺舊植紅豆樹相傳白鶴禪師所種老而朽矣久之復萌新枝惠元龍移一枝入階前自號紅豆主人畫紅豆新居圖題而和者百有餘人又虞山紅豆昔為著書之處今年顧古湫鎮繪紅豆山莊圖同人題詠甚衆董東亭潮七古尤為擅場果即見而賞之鐫玉章一方贈之朱文曰紅豆詩人

因禍得福

青陽江孝廉周開辛巳選河南汜水令引見調江西樂安江貧苦不能出京復復調瘠邑意怏怏此五月間事及秋中州大水黃沁交漲濱河州縣盡付波臣而所調某令盡室被淹江聞之而喜可知也

力阻開礦

浙西武康縣有凝紫山俗訛為銀子山明季幾罹礦稅之禍今封閉已久丙戌丁亥間有吳越遊手不逞之徒勾串胥吏呈請開礦且以重利啖主文者事久不能決熊撫軍學鵬永撫軍德亦心疑其有因檄湖州守簡明幹官一員入山

勘寔以定行止予弟紫坪令潓清膺斯役不入山竟赴府言于太守曰俗語不寔流為丹青可無勘而明奸人行險徼幸庸知不預為以實其語設勘之果確則竟閙礦任採乎不若據理辨駁一紙申覆因力陳其不便于民間數事太守布勒亭滌然之會布倉卒罷官弟亦挂議去事仍未結攝令李某入奸人之言復揚其波將入山徼寔紫坪尚滯會城聞之謁上臺力言理所必無並陳其利害上游採其言事乃得已

豐臺花事

豐臺為養花之地園圃相望竹籬板屋轆轤之聲不斷芍藥尤盛春時遊人車馬紛至然園翁貪利花蕊未放即剪擔頭紅紫園中止綠葉而已元廉希憲之萬柳堂趙參謀之匏瓜亭粟阮使之玩芳亭張詹事之遂初堂皆在左右而遺跡莫考今惟存王氏園亭廢址茂草中尚有花廳五架清池一曲游泳朱鱗京朝官年年脩禊于此花圃皆有窨冬月春花全放按癸辛雜識馬塍花即今之堂花也

京城古樹

京城古樹。如太學檜。慈仁寺松。吏部藤花。卧佛寺娑羅樹。萬壽寺及呂遷宮白松。封氏園松。一作風氏。呂家藤。皆數百年物。城南舊刹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物。前輩詩文集中不多見。徐電發釚菊庄詞話載白門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階六同飲龍爪槐下填詞。此地在國初亦名流屐齒所常到也。乾隆庚辰四月。予與張六雲門陳三竹泉茗飲槐蔭。對奕竟日。竹泉黃門從孫也。風氏園與龍泉寺相近。楊禺江集有丙戌夏日陪宋商邱過龍泉寺觀風氏園古松之作。封氏松見前輩題詠甚多。皆未明指何處。觀此則在泉寺不遠耳。今則四望瓦礫。不知孰為園址。

張南垣父子善疊假山

華亭張漣。字南垣。少寫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壘石為假山。悉仿營邱北苑大痴畫法為之。巒嶼磵瀨。曲洞遠峰。巧奪化工。其為園則李工部之橫雲。盧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吳吏部之竹亭為最有名。漣既死。子然繼之。遊京師。如瀛臺玉泉暢春苑皆其所布置。先是米太僕友石有勺園在西海淀。與貳清候清華園相望。亦曰風烟里。今暢春苑即兩園舊址。王宛平怡園亦然。所作吳梅

村為南垣作傳。而世遂謂假山創自南垣非也。唐人詩中咏假山者最多。晉會稽王道子開東第築山于府城内。武帝嫌其修飾太過。道子甚懼。晉武陵王賁有怨。必名其後堂曰首陽山。其由來久矣。不獨宋之花石綱也。梅村傳中述漣語云。吾以此術遊江南。數十年中。名園別墅。屢易其主。名花奇石。經吾架構。未幾而他人輦去。復為位置者亦多矣。昔人詩云。終年累石如愚叟。倏忽移山是化人。又云。荷杖有兒扶薄醉。調南垣父子也。

都門瑣記

禮部堂夙夜匪懈額。工部節鎮庫捧日亭額。皆嚴分宜所書。已撤其名。嬾眠胡同水月禪林額。為王無咎書。城南崇效寺又名棗花寺。内靜觀二字額。為王覺斯鐸書。

禮部前劉必通水筆招牌。為董思翁書。聖恩寺為金源古刹。舊有雙楸。又古槐乃金時物。又馬纓花一株。係宋商邱手植。崇效寺有無塵別境四字扁。為明楊忠烈公大書。又寺僧雪搗舊藏王覺斯草書一卷。今無存。雪搗亦能詩。與王樓村劉大山倡和題壁。近日寺中止藏智朴青松紅杏卷子。內如漁洋竹垞初白

輩皆有詩。

東嶽廟在朝陽門外。元延祐中建。有趙子昂書張天師神道碑。虞道園隸書仁聖宮碑。趙世延書昭德殿碑。

光明殿在西華門內。有欝羅蕭臺像分宜書。供昊天上帝像。旁立十二將。云有一像亦分宜也。

白塔山即永安寺。本瓊華島舊址。

崇國寺在府西北。有趙子昂所書寺碑。元時有東西二崇國寺。此乃西寺也。明宣德間改大隆善護國寺。為脫脫丞相故宅。今佛座下有二遺像。

妙應寺有白塔。遼壽昌二年建。制如幢。色白如銀。元至元八年。加銅網石欄。改萬安寺。明天順二年。改名妙應。今在阜城門外。

拈花寺德勝門內西北。雍正十一年。御製碑文。果親王書勒石。

明憲宗建慈仁寺。為母后祝釐。頒名畫百二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大毘盧閣高三十六級。長廊四週。城市郊園。歷歷可睹。仰瞻宮闕。如傍雲霄。俯眺西山。儼入襟袖。殿前雙松。當時已稱數百年物。東一株高四丈餘。偃蓋三層。濤聲滿天

西一株僅二丈餘。低枝橫蔭數畝。鱗皴爪攫。以數紅架承之。阮亭作雙松歌。又言其下可置數十席。出總聖門為海棠院。皆僧寮也。海棠幹數圍。亦元時物。閣後有窰變觀音。高尺許。寶冠縧帔。相極慈悲。寺前後凡七層。今毘盧閣改為平殿三間。雙松竟舋入木廠。海棠院今廢為染衣之所。惟窰變觀音尚存。仰荷睿藻題詠。珠龕寶座。裝飾精嚴。遊人瞻玩。輒不能去。己丑秋同人往遊。陳緼稿張懷月嚴冬友皆有詩。予亦有句云。聯鑣出訪慈仁寺。一帶荒畦種野蔬。龔叟久經悲火化。金仙聞已罷樓居。珠龕白定瞻慈相。翠竹黃花繞佛廬。怪底絳裙曳環佩。海棠月冷聽經魚。

黃蘭巖民部寓梁家園。積水到門。顏其堂曰半房山。後有疑野亭朝爽樓。前對西山。後遶清波。極亭臺花木之盛。而池之南北。旗亭歌榭。不斷遊人。泛舟竟夜忘返。賦詩者甚多。惟張文端公一首尤傳誦耳。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吳雲襄為九華山僧轉世

青陽吳宗伯七雲襄少客於淮與先祖虞再公及劉公再祈三人為莫逆交時吾家新城舊宅有冬青樓宗伯來往如一家人大都同讀書太學同寓先伯祖樾軒公櫻桃斜街至庚戌癸丑先大夫暨家叔相繼入翰林宗伯贈詩云斜街舊雨憶黃門六十年來老弟昆予從劉氏壁上見宗伯手書過淮訪再祈二律錄之破帆乘月過淮陰小泊城西訪素心入郭人都知舊第到門僅尚解鄉音面因久別真難認話為愁多不敢深我昔天南頻北望何堪向北又分襟天涯携手立須臾如許離情半語無十六年來雙鬢短三十里去一帆孤家還有母非遊子貧即依人不丈夫笑謝韓臺垂釣客無勞分箸飯窮途甲寅冬公下直端坐而逝相傳前身為九華山僧

玉芩夫人

許謹齋給諫志進有讜直名既劾江督噶禮貪橫聲震一時罷歸後以文酒自

娛篇詠甚夥章豈績序云看此時之鴻鵠逝將去以空漠問當日之豺狼畢竟歸於何黨人云奏議大有都俞我讀篇章絕無怨誹自辟園亭手栽花木具有卯壑築來鳳樓居其妾珠簾綉栱甲於郡城及卒無子四十年間鞠為茂草妾王岑夫人為白門舊家女工詩翰隨宦中外暮年委頓無依余以葭李之末往見白髮青裙居然王謝每見輒談六十年前日下故事黃門為新城澤州高足言兩家事尤詳迄今過來鳳樓故址輒誦王季木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盡舊羅裙之句以寄慨沈歸愚宗伯作制府來樂府云太陽照氷山便黃紙收制府片刻不便停陳滄州詩三春華髮樓江表五夜丹心戀聖朝禁闥似聞憐讜直湖山自合老漁樵皆指黃門劾噶制府事黃門善騎射精繙譯於清文蒙古言語皆通曉才中高孝本嘗贈詩云十行一覽傲同儕餘藝爭看事事佳子建迎賓多計巧東方索米善詼諧六鈞弓挽禽連中重譯書工字左排脫却朝衫騎劣馬生來不信是江淮

黃莘田篤於師生之誼

福州黃莘田任詩才淹雅為八閩巨手宰四會以躭硯劾歸許謹齋壬午典試

所得士師弟誼篤往來淮南十數年與鄉先生皆相契乾隆丙戌紫坪遊閩中莘田年逾八十矣談及師門後嗣凋零園林荒落太息失聲老淚盈把因述生平知遇及當日門廷賓客之盛紫坪即席贈以詩云給諫聲華一代才珊瑚網向八閩開千秋盛業傳衣在不負當來玉尺來珠湖一曲水雲偏四十年前泊畫船燕子歸飛門巷改傷心莫問舊平泉秋酒寒原宿草縈故家文獻幾人存誰知瘴嶺千重外白髮門生話舊恩莘田讀之悽咽為之罷酒莘田禮闈下第垂翅南歸資脯告匱附舟至淮為同舟子所窘時許方遠宦不得已走謁吳中允西李時吳與黃未識面也中允一見云君即賦某詩黃莘田耶念中言子久矣商之夫人舉釵環盡付質庫得百金為償舟中逋居久之資送歸閩亦莘田為紫坪言

詠烟詩

烟一名相思草漢文曰淡巴菰初出呂宋明季始入中國近日無人不用雖青閨稚女金管錦囊與鏡奩牙尺並陳矣韓慕廬出以課庶常陳廣陵詩一時傳誦家笠亭叔詩云味濃于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人推佳句陸青來燿作

烟草歌形容盡致。

燕窩

廣東陽江縣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王西溪仲威鉞署窗臆說云。燕窩名金絲。海際沙洲生蠶螺。臂有兩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筋不化。並精液吐出。結為小窩。銜飛過海。倦則漂水上。息其中。少頃又銜以飛。海人依時拾之。色紫者為佳。閩小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紅者難得。白者愈痰。紅者治小兒痘疹。今白者價倍往歲。惟烏者多耳。紅者從未一睹。近見閩廣貢船所載。大者長止六寸。鮮白無纖翳。攄云取小者折製。人力合成。非天然也。許青岩藩司松信語予云。燕窩產海島中。窮岩邃谷。足力繩竿之所不及。估舶養小猿猴。善解人意。至山島間以小布囊繫猿背上。縱之往。升水深岩。盡剝塞囊中而歸。猿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數日始返。海客以果餌充囊中。俾之遠出不饑。拙者出即剝塞囊中。歸而傾囊。不過數片。為果餌占地也。其黠者將果餌傾巖竇間。剝塞滿囊。盡燕窩矣。空而復去。尤為便捷。猿一值數百金。價數倍于拙者云。吳梅村咏燕窩詩。海燕無家苦。爭銜白小魚。却供人獻食。未卜汝安居。味入金齏美。巢

營玉壘虛大官求遠物早獻上林書許謹齋蘅黃門每晨起食燕窩高蔗漿一巨觥以融軟為度謂他人皆生食也終日不澀

煮熊掌法

熊掌用石灰沸湯剝淨布纏煮熟或糟尤佳曩見陳春暉邦彥故第墻外磚砌烟筩高四五尺上口僅容一碗不知何用云是當日製熊掌處以掌入碗封固置口上其下點爉燭一枝微火熏一晝夜湯汁不耗而掌已化矣

江鄉風物

久客長安每逢令節輒憶江鄉壬午立春作望江南詞二十闋分咏淮南歲寒食品老饕故態良足哂也王蓬心宸讀而艷之為寫歲朝填詞圖仿衡山移居圖筆法宛然江邨新年情狀張吾溪陳東岩程情嵐朱榆園皆有題咏劉秋巖方謌選來都門下榻予齋中亦分咏四十絕句董東亭小楷彙書一册每一展讀食指欲動

北地葡萄

北地葡萄種最美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汪鈍翁云橘柚秋黃楊梅夏紫

吃檳榔惡習

大腹皮本草言其性最猛烈破氣虛損者忌之其子即檳榔性益加厲今人多好食之亦無恙檳榔樹高五七尺皮似青銅節如竹其葉聚于杪葉下數房房結數百子名棗子檳榔中有實如雞心與海南子無異粵人滇人熟而後食臺灣人則生時即取食之云可治瘴氣消飽脹以蠣房灰用柑子蜜染紅合海沼藤食之每會席賓客前各置一枚京師小人和蘇子豆蔻貯荷包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齒搖轉面目可憎威靡數十千近士大夫亦有嗜者阮亭云轎中端坐吃檳榔貴人亦不免矣范石湖云巴蜀人好吃生蒜臭不可近頃在嶺南其人好吃檳榔合蠣灰扶留藤食之輒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膿血可厭今來蜀道又為吃蒜者熏作詩云南食灰荐蠣巴蜀菜先葷幸脫蔞藤醉還遭胡蒜熏即濬贈五羊太守詩云堦下腥臊堆蜆子口中膿血吐檳榔又峒溪雜志載蔞藤葉可以作醬即蒟醬也

非時菜果

唐人詩云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京城冬月窨花甚盛春月獻瓜

者絶少。甲戌春三月二日。董東山宗伯有食王瓜詩。近來椿芽攙頭皆二月入市。王瓜茄子入市。不為稀有。

貂狐之種類

俄羅斯烏蘭海皆產貂。舊傳人赤體臥雪中。貂就溫因撲而殺之。與狂狡賂鄭人事相似。為此說者。蓋深痛人之無良有慨而言。寔不然耳。掃雪大於貂。毯白毛長。光遜之。價亦減。猞猁猻大曰馬猞猁。小曰羊猞猁。比貂暖過之。輕不及。比老羊裘輕過之。暖不及。狐之族七。蒙古產者二。毛黃而長曰草狐。短而黏曰沙狐。俄羅斯產者五。毯黑而毫白曰元狐。其次身黝而臁黑曰猲刀。又其次身皺而臁青曰火狐。外此又有白狐灰狐二種。又有妖狐。一曰靈狐。似貓而黑。年老能幻人形。又別一種云貂鼠。喜食松子。在松林內。一名松狗。有黃黑二種。紫黑色者蔚而不耀。尤為難得。其窟或土穴。或樹孔。捕者先設網穴口。後以烟熏之。貂畏烟出奔。即入網中。又有捕貂之犬。嗅其蹤跡所在。守而不去。伺其出嚙之。亦有用弓弶者。盛京志。貂鼠一名栗狗。好食松栗皮。故名。烏喇諸山多有之。其皮輕暖。為裘為帽。廣志。貂鼠出扶餘。

物類相別

駝糞烟可殺蚊虫壁虱。槐樹生虫。擂鼓于下則盡墜落。以蘆束置青石上築之易碎。蘆席蓋碑經露必有痕。珍珠不宜近鐵器與柏水尸氣。故婦人帶入喪室。珠多爆碎。牛骨置池水不涸。爐插線香。灰實不入。鬆易倒。惟二頭俱燃。滅一頭插之不倒。圍爐灰烈。分開易滅。不分易熾。用毛紙一幅。置于火頂。燒過灰存。則火不燄而四布。續博物志云。戎鹽累卵。獺膽分杯。

栗子以毛臍于眉上一抹。過下火煨則不爆。楊梅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一二不同。雞頭生者一斗。以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冬。酒蟖置皂莢半挺則不沙。藏鹽用皂莢置內則不滷。好香油浸鯽魚。盛暑不壞。橙橘藏綠豆中不壞。酸酒每罈用鉛一二斤。燒極熱入。則酸氣去。喂雞鴨以土硫黃研細拌食即肥。雞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卵不抱。染坊淋退灰晒乾。藏黃瓜茄子。冬日可用。

容安齋蘇談載物有相制之法。油污衣滑石末隔紙熨之。血污衣嚼蘿蔔擦之。墨污紙絹字畫。燈草清水洗。犀角羚羊角先鎊為片。置入懷中。出碾易碎。乳香

朱置壁隙中半日。取指甲一二枚同擂。不粘易碎。兔絲子撚紙條數枚同碾易粉。香附先去皮毛。炒過。投水浸透。曝乾再杵。艾葉入茯苓三五片同碾。缸裂先麵。置烈日中以瀝青末參縫内不漏。墨汚衣用半夏鮮白果杏仁搗爛揉少時即去。肥皂淹鐵索。胡桃塗鉄索。皆易斷。銅以荸薺水煮可刻字。染房淋過灰洒乾可收藏黃瓜茄子。蛙鳴處以芝麻楷磨碎順風撒去定止。木槿葉浸絲絡則不亂。土硫黃飼雞鴨易肥。牛骨置池中水不涸。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虫。赤豆湯洗色衣垢。生薑擦燈涴不生暈。鹽入燈碗可省油。香油入少桐油耐點。鹽置油燭亦耐點。擂桃杏仁設豆面攪入渾水中即澄清。冬笋福橘氷凍堅者。以冷水浸之味不變。若加温水則味大減。氷魚亦忌用温水。

詠絡緯

絡緯鳴秋聲特清脆。南人畜之籠中。北人貯以匏。冬日懷之。往聞宮中有養至暮春者。勵南湖司冠詩云。秋蟲遊化日。長養遂天和。育物齊堯德。含聲入舜歌。春庭鳴瑞露。錦樹宿瓊柯。粉本拈新樣。珍傳奕世多。時蔣文肅寫春林絡緯圖。近羅徽五侍御典注詩。以此為螽斯羽之解。語甚怪。

物類相感

物類之相感也多不可解淮南畢萬之所述往往為小人竊試以行詐要不過五行相勝一定之理非有異也董子云人之言醞去烟鴟羽去眯慈石取鐵頸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弦絕於堂禾寔於野而粟缺于倉蕪荑生於燕橘枳死於荆又羅泌云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麗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家灰傳漏啄木愈齲堂螂之氣含之出火卯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兔走籤綴丹帶而蛇去蟾切玉橘明珠油鑽針薑解茶葷化牛鹽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礦錫以茹畫暈以盧洒油以蠶濯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柳煞雞鮲頤裂毒硫盃毀熱薑磁兔爆礬線不熱翡翠屑金神砂碎鐵雨將至七弦暖大風至痼疾發癲疾作而鮑血動蠶珥絲而商弦絕投醪醉士望梅止渴駝烟殺蚊犀火照怪慈石引針琥珀拾芥勃荷醉猫皂莢宜蠏黍以蠏散栗因酒敗麻得黍而涌酒而麻而敗蒲荷憎油草木忌桂阿膠止濁犀株離水獘箄匡鹹石灰正膠戎鹽累卵青蝎還錢麐角續劍鸞膠續絃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觸之未可悉數也至物類不齊更不足以常理測訓狐夜察蚊蚋晝不辨山岳跂離

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聽以角蟻倒行蠅仰棲蜀犬吠雪江魚入海則惑
外夷生首子則烹食以為宜男見中國彌月相慶誚為不慈死者棄屍野外施
鳶鴉七日不盡則哭見中國素車黃腸嘆為不仁又安能一一求其故哉

蜂蜜之神妙

蜜者密也精也秘也固也草木得天澤上膏抽其精華以為花蘤而花中浮豔如粉如珠又其精之精蜂採取之入窟穴醞釀成蜜其所處不容人窺其王出入滚成毬團何秘如之醫家製膏丸用蜜調劑蓄奇香者以蜜養之以其能固氣不泄也鼎俎家蒸玉面狸與烹黃雀必先以蜜塗之雖沸煤而其膏不走固之道也酥者蘇也枯燥乾結之物以酥透之則釋然融解故蜜以衛內酥以汶堅二者皆神物也

中國用糖之始

後漢書顯宗紀注以糖作狻猊號為糖猊東坡過金山寺詩送遂寧僧圓賛云涪江與中泠共作一味水水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唐太宗遣使至摩竭陀國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作瀋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此中國用糖之始其法

始於佛氏。然吳志孫休已有甘蔗餳矣。

餹一名蔗飴。仙經呼蜜為卉醴。見曹楝亭所刊餹霜譜。學齋佔畢。宋玉大招已有蔗漿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柘漿析朝酲。註謂取蔗以為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餳。而三禮註餳字俱云煎米蘖也。一名飴。則是煎蔗為糖。見於漢時明甚。

驢也。蹇也。衛也。其名有三。宋高英秀與僧贊寧議古人詩病。摘其鴣鵂今日偶題。題似昔不同。閭巷寫詩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注稱一時呼曰蹇曰驢曰衛子。騾驢皆帶子。呼馬則不曾遇草之云耳。

茶餘客話卷九終

PL 2714 .U3 C5

茶餘客話卷十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記名磁

御窑磁器超越前代規模款識多出刑部主事劉伴阮監製伴阮名源又有郎窑巡撫廷佐所造仿古酷肖今之所謂成宣者皆郎窑也又熊窑亦不多讓近則年窑唐窑皆入賞鑒

成窑酒杯有名高燒銀燭照紅粧者一美人持燈看海棠也錦灰堆者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雞窑者上畫牡丹下畫子母雞也鞦韆杯者士女秋千也龍舟杯者鬬龍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畫茂叔愛蓮一面畫淵明對酒也娃娃杯者五嬰相戲也其餘滿架葡萄及香草魚藻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番蓮梵書名式不一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磁色瑩潔而堅雞缸寶燒碗硃砂盤最貴價在宋磁之上朱竹垞稱芳草雞缸當亦牡丹之類余舊藏酒器皆雞冠花下子母雞凡五其式必多當不止此數種也

陽羨名陶錄

供春壺式茗具中逸品其後復有四家董翰趙良袁錫其一則時鵬大彬父也大彬益擅長其後有彭君寶龔春陳用卿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圓壺製精絕又在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砂壺復加饒州之鎏光采射人却失本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興作者推龔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間一藝皆通神高江村詩云規製古朴復細膩輕便堪入筠籠攜山家雅供稱第一清泉好瀹三春荑昔杜茶村稱澄江周伯高著茶茗三系表淵源支派甚悉

一藝成名

陸子剛治玉鮑天成治犀朱碧山治銀濮謙治竹又嘉興王二漆竹蘇州姜華雨莓菉竹趙良璧黃元占歸懋德治錫李昭一作荷葉李馬勳治扇周桂治鑲嵌呂愛山治金玉小溪治瑪瑙蔣抱雲王吉治銅雷文張越治琴范昌白治三弦子楊茂張成治漆器江千里治嵌漆胡四治銅爐談氏箋顧氏綉張氏爐洪氏漆孫春陽燭又文衡山非方扇不書及近時吳興薛晉侯銅鏡歙曹素功製墨吳穆大展刻字顧青娘王幼君治硯張玉賢火筆竹器皆名聞朝野信今傳

後無疑也濮謙壬午生與蒙同庚嘗贈詩云滄海茫茫感刼塵靈光無恙見遺民少將楮葉供游戲晚向蓮花結淨因杖底青山為老友窗前翠竹似閑身堯子由子欣相並何處名山許卜鄰

物異名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草履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裡汲寒流隱背爬背也李鄴侯以松樛枝作隱背偏提酒器也見說郛唐詩亦有用者護朽見萩園雜志滑稽汲酒曲器名零丁尋人招帖也剛卯古印佩名模稜門梱也可左可右佛影竹也見清異錄君遷牛乃柿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奶律令雷邊鬼捷與雷同速見桂苑叢談䙡複婦人膝韈始于楊妃見致虛雜俎璘籥蚕箔也見女紅餘志響箭今之髇頭見宋書騍馬扇馬見唐書柿斫木札也湖謏吹唇作聲觱栗葭管吹蘆為頭截竹為管即笳管蒸餅即胡餅並見筆麈裝潢見唐六典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又曰昌化琵琶曰文鵾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鐘曰華由磬曰洗東皆仙樂俱見致虛雜

組笓梳一名落塵又名洛成見奚囊橘柚不落為酒杯不律為筆扶老柳櫏皆杖名見表異錄麥光紙栗尾筆見坡詩溺器曰夜豬見唐人集逋峭承梁小柱也蘇頌詩自知伯起難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魏收有逋峭難為之語匹製即今之盌杯俗名套杯外大內小古人不通五六古今詩話刁約使契丹詩曰餞行三匹製交聞今帳房之類交木而支如交椅之稱胡牀即交椅

茗飲源流

六經無茶字始見王褒僮約爾雅檟苦茶茶即茶也然古人多稱飲茶始于三國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以七升為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為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又飛燕別傳后夢見帝賜坐命進茶左右奏云向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然則西漢時已有之又謝安詣陸訥但設茶果至晏子春秋食脫粟之飯炙三戈五卵茗菜非飲茶之謂開元中靈巖寺有降魔師教人不寐人多作茶飲因以成俗見續博物志物類相感志芽茶得鹽不苦而甜古人煎茶必加薑鹽余在杭州有詩云詩人偏好事何苦着薑鹽未免為古人所嗤然烹茶取甜子所不解安能起古人而問之今內廷皆用熬茶尚有古意

品酒

德州羅酒亦非酒之佳者漁洋詩云玉井蓮花作酒材露珠盈斛潑新醅清冷錯着康王水風韻還宜叔夜杯山薑亦稱吾州酒色白清味潔鮮東坡所謂着錯水也屢入篇咏官京師仿為之德州又有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俗呼墨露見查悔餘詩注問之德州人不知也滄州酒止吳氏劉氏戴氏諸家餘不盡佳蓋藏至十年者味始清洌市中安可得耶按羅侍御欽瞻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河南剛直有聲嗜飲傳釀法色味雙絕至今猶呼羅酒滄州城外酒樓背城面河列屋而居明末有三老人至樓上劇飲不與值次日復來飲酒家不問也三老復醉臨行以餘酒瀝欄干外河中水色變以之釀酒味芳洌僅數武地耳過此南北水皆不佳劉紫亭鳳翔為余言之甚確予在京師紫亭歲致滄酒非市中物也漁洋答謝方山詩白家烏帽重屏裡初試經泥小火爐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風雨阻前沽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殷勤謝傳題一樹山查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此漁洋晚歲之筆頗得酒中三昧風致可想

酒祀典

衰石公觴政入之祭云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孔子曰酒聖夫聖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為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仁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母彥國畢茂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伯墮焦革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祠之門垣以奬釀容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二千二百餘年中四配十哲十四人耳而阮氏居其三醉鄉閥閱莫有盛於吾家者矣

杯襯之始

今人飲酒杯下襯以托子未知所昉馮益都相國宴諸鴻詞翰林于萬柳堂酒酣指此為問汪苕文以為古無此製是也毛大可稱即古之舟也引周禮註疏為證益都命走馬取書似有所本然與杯不相屬予見宋李濟翁資暇錄一則云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手取楪子承之既啜而杯傾乃以蠟環楪子中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于蜀相崔大奇之為製名而詞于賓友人人以為便于是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此為茶器

而設資服錄引此云貞元初青鄆油繪為荷葉形以襯茶碗別為一家之槕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昇平崔家按此與今之杯托製甚合前人有辨之者周禮司尊彝之職曰六彝皆有舟鄭康成曰舟尊下臺似非今酒杯之製也西河一時強論耳

飲酒戒惡習

俗語云酒令嚴于軍令亦末世之弊俗也偶爾招集必以令為歡眾奉命唯謹頫首聽命恬不為怪陳鐵亭云飲宴苦勸人醉苟非不仁即是客氣不然亦蠢俗也君子飲酒率真量情文士儒雅槩有斯致夫唯市井僕役以逼為恭敬以虐為忼慨以大醉為歡樂士人而效斯習必無禮無義不讀書者鐵亭之言可為酒人下一針矣偶見宋小說中酒戒云少吃不濟事多吃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旨哉斯言語淺而意深又鐵亭小飲壺銘曰名花忽開小飲好友略叙小飲凌寒出門小飲冲暑遠馳甚熱不可遽食小飲珍醖不可多得小飲真得此中三昧矣若酣飲流連俾晝作夜尤非向晦宴息之道亭林云樽罍無卜夜之賓衢道有宵行之禁故見星而行非罪人即奔父母之喪酒德衰而

酣飲長夜宮邠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所係豈淺鮮哉法言云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何非學問之道

猜枚

元人姚文奐詩云曉涼船過柳洲東荷花香裡偶相逢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猜拳賭空皆詩料也即今酒令之猜枚前後不放空也

評酒評詩

甲戌春同鄉宴寓齋閑飲竟一晝夜歌咏之餘詼諧同作吳山夫仿石公之說評諸子曰尚友如廉頗據鞍不肯下人北泉如香槽滴酒不甚洶湧而涓涓不休吾山如神魚縱壑或出或入出人意表大治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東治如横潦之水一洩而盡賔南如精衛填海每不自量璜水如李陵敗北一以當千南生如諸葛出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僕則如老僧持戒律百魔不能破又如嚴顏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予曰請以評諸公之詩可乎山夫如光武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尚友如齊東大鳥三年不鳴鳴則京人南生如凌波仙子一步一止令人目蕩魂興冰璜如玉卮無當價值千金大治如黄河之水滾滾而

來東岩如秋鷹盤空。不肯輕擊。膚南如隱娘劍術。一擊不中。恥為再擊。若僕則如春雨淋漓。不擇地而施。沐膏者固多。而怨咨者亦不少也 璐按胡膚南名一鴻。予癸未同年。

四書酒令

辛巳冬與消寒會。酒令集四書語作聯句。自一字至十餘字。凡數百聯。癸未冬。紫坪入都。復舉是令。因閱查浦輯聞紀朱竹垞行酒令。舉成語一句。合乎上去入者。即天子聖哲類也。竹垞與康子饋藥兵及既接二句。查浦思索竟夜不得。心火迸發。左耳遂聾。同人因復舉為酒令。予與紫坪即席引數十句。不知查浦何以窘迫至是。而竹垞亦僅思得二句。殊不可解。附錄于後

君子上達　何以報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既翕　天下大悅　能者在職

邦有道穀　涇以渭濁　忘我大德　生有聖德　充耳琇寔　神保是格

瞻彼旱麓　王道正直　言以道接　沉湎冒色　雷夏既澤　天九地十

咸仰朕德　宏父定辟　天禍鄭國　天子建德　端冕搢笏　天子令德

惟彼四國　君子是識　天子建國　公子御悅　司馬仲達　萌者盡達

寒暖燥濕　毋有障塞　元酒在室　鐘鼓既設　天子下席　君子進德

天子視學　天子用八

肆馬鞭者。于捍內藏一劍。行路者藉以防賊。人多用之。按元阿隣帖木兒文貞王官戶部尚書。有獻鞭者。製甚精。拔靶去之。則一鐵簡在內。王喜示夫人。夫人云。王平日曾以事害人。慮人害己。則當防護之。若無此心。則不必用此。見元楊元城山居新話。

事物原始

秦文公作旄頭。見列異傳。黃帝作旗幟。又作冕旒。魯昭公作弁。見世本。燧人氏作髻。女媧氏作竹笄。赫胥氏作木梳。堯以銅為笄。周文王作珠翠。又名步搖笄。唐高祖作反綰髻。黃帝作几。見李尤銘。舜作五明扇。又作漆器。見古今注。少康子輿作甲。桀造瓦。見世本。蚩尤作戈戟。見呂氏春秋。又作劍鎧。見管子。鑿齒作梢。見山海經。黃帝臣揮於作弓。夷牟作矢。見世說。荀卿云。倕作弓。浮游作矢。見山海經。少皞生般是作弓矢。黃帝又作弩。鯀作城郭。禹作宮室。伯益作井。見世本及博物志。神農作權。伶倫作權度量。胡曹作衣裳。見呂氏春秋。太公作九府

錢見漢書神農作耒耜或云倕作皇甫隱作樓及犁見魏略夙沙氏作鹽帝女儀狄造酒見戰國策鯀服牛又作城相土乘馬膃作駕三人皆堯臣見世本韓哀侯作御舜造筆見博物志又曰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堯作圍棋烏曹作博見世本齊夷陵王瞱作側楸棋局見馮鑑續事中老子作樗蒱黃帝作蹴鞠見博物志劉向作彈棋見西京雜志曹植作長行局即雙陸也見後魏李郃序漢武帝作藏鈎晉摯衛尉作四維戲紙局木棋見李秀賦周武帝作象戲見後周書紂作粉見博物志尹壽作鏡見天中記岐伯作鼓吹見蔡邕初志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又云陰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舞是陶唐氏作神農作琴伏羲作瑟蒙恬作箏師摯作笙簧帝嚳作鼗鞞又云倕作女媧氏作簫見禮記風俗通云舜作簫山海經云炎帝伯陵作鐘黃帝作清角女媧氏造笙簧隨作竽女媧氏臣見世本商辛作塤蘇成公作篪見世本漢時邱仲作笛見風俗通黃帝始作釜甑見古史神農作釜見周書孟莊子作鋸鑿見古史夏少所為箕帚見古史夏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磚俱見古史公輸般作石鎧倕作銚見世本蚩尤作冶見尹子黃帝臣雍文作舂見世本赤翼作杵見呂氏春秋伏羲作網見

古史詹何作綸鉤及餌。舜作瓦棺土檝。禹作伺風烏即相竿。見古今注。黃帝作斧鉞。見輿服志。黃帝作刀。見洞冥記。赫連氏造梳。見炙轂子。明太祖見道人作網巾。頒其式于天下。又謝宗可集有咏網巾詩。則不始太祖矣。黃帝臣作扉屨。見世本。舜妹嫘作畫。見說文。岐伯作鼓吹。見蔡邕禮樂志。陸機賦云。原鼓吹之所始。蓋稟命于軒皇。

取燈發燭

京師人擘草麻梗為小片。塗硫黃于其末。呼之曰取燈。杭州人有以松木為之者曰發燭。按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又清異錄云。夜有疾苦發燭之緩。批杉木染硫黃。遇火即燄。呼為引兒。

靠背別名

放翁詩。夭矯竹如意。鱗皴松養和。養和即靠背也。皮襲美以五物贈魏不琢。有桐廬養和。烏龍養和。

虎子

虎子一曰楲窬。窬音豆。漢人以玉為虎子。

使篙萬張帆

江淮舟子使篙曰一張兩張。逆風張帆曰折搶。太白下涇縣陵陽溪詩云。漁人與舟人。撐折萬張篙。蓋唐時已有此方言。又庾闡揚都賦。葉子搶風。榜人逆浪。即折搶之謂。

茶餘客話卷十終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楊克一詩畫

宋楊道孚克一。為歷陽法曹。遺呂榮公詩云。雨絲霜紅郭外田。山濃水澹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擻呼歸亦可憐。道孚為張宛邱甥。山谷有題道孚畫竹詩。所謂人物英俊。有外家風。即此詩可想見其標致。惜所著不傳。且晁无咎亦有贈文潛甥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詩。

龔高士畫之名貴

龔聖予畫馬。世已無傳。聞大內藏名駿骨圖。云係高江村所獻。孫退谷得其山水一卷。筆意似太小米。極其瀟灑。上題詩云。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囊琴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燈。小隸極高古。後有劉青田跋。

宋東楚湯垕字君載。輯畫鑒云。龔聖予身長八尺。碩大美髯。善讀書。為文能成一家法。畫馬專師曹霸。得神駿意。人物亦師曹韓。山水師米元暉。梅菊花卉雜師古法。卷後必題詩。或贊跋。皆新奇。嘗自畫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關。空進

天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詩膾炙人口嘗作雲山圖藁五册傳于家僕曾見之乃生平所臨畫稿亦奇物云云先生在日當世已稱得片紙如得連城璧今日豈易多得先生止一子名浚即凭其背畫馬者吳立夫稱翠巖作文宋瑞陸秀夫兩傳類遷固陳壽以下不及又有題翠巖古棋經詩即李貞洗馬梓陸傳合徐仲車傳以行古棋經未見傳本

龔高士墨鍾馗

朱竹垞謂畫終南進士者南唐周文矩蜀石恪汴京楊棐皆設色為之至龔高士易以深墨其法仿趙千里丁香鬼也離奇變化自比書家草聖世傳水滸三十六像亦高士筆而明吳承恩為之贊

龔高士女

宋僧權道衡入市鬻漢印一方酧價已定歸而取值適龔高士至以十五緡買之肆主人復告以故高士歸以語女曰大人亦奪人所好耶高士即持送權曰先生愛請藏諸高士謂在彼猶在此也權亦曰彼猶此也相讓久遂沉諸淵而別高士之女誠不凡紫坪謂何不還之肆主人予謂主人亦不受終當沉淵耳

元楊元城著山居新話。載陸樞密君實挽張郢州世傑詩云。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張擁兵海上。一夕大風雨。張州覆。翌早獲屍。棺殮焚化。胆大如斗。不能焚。諸君感慟。忽雲中見金甲神云。令天亡我。關係匪輕。後身出當恢復矣。公此詩。全篇不傳。二語傳忠烈。尤耿耿也。又載莫雨山傷丁氏故基題一絶于太虛堂。跡雨斑斑灑葉舟。前山喚客作清游。芳華消息春歸後。野草荒田一片愁。文本心典淮郡。蕭條之甚。謝貫相啟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今淮人尚有兩粥一飯語。

葉公還金記

葉公政字克明。元至正甲午。以浙西幕使轉餉鄂州。與丹陽束子章訂交。未幾子章赴沔。以資囊付克明。克明令子章手緘藏之。越兩月。子章友朱君讓來語克明曰。子章入蓮臺湖。遇盜死。昔寄囊中有某物在。克明曰。子章死。家無恙也。當質之其家。明以付汝。君讓竟去。明年克明歸。至丹陽驛。要束氏子及君讓至。啟子章手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顆。布帛有差。歸之束氏。另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珠一千顆。有朱題封。歸之朱氏。兩家具謝。克

明俱辭。王逢有葉公政還金辭序。稱葉為淮陰人。國初宣政院都事李寔之子
韓林直學士蟾心之從子也。又云前國史編修官膠西張復初嘉葉高義為著
還金記。稱葉讀書淡榮利。嘗從平章克復池之諸縣。破蘭溪渠魁徐貞一。平蘄
水寨。司輜糧四年。無纖介誤。平章七薦中書。不報

李陽冰祠碑之神異

高志康安宣德中由選貢擢南宮令。由杭州守仕至浙江參藩。忤上官。有詩云。
眼中絳灌非吾侶。昔日夔龍憶共朝。初在南宮有惠政。鄰邑飛蝗。獨不入境。民
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境。今之魯恭。朱竹垞明詩綜采焉。邑南有
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祠碑已仆。一日祈雨至。見碑石巨。非千人不能起立。
禱曰。神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祠。次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竟夜至天明。則碑
已卓立庭際。遂具其事上聞。請新其祠。召工薙草。獲錢六萬緡。遂為修葺之需
期月而廟工成

復仇義憤

宋潛侯作王先生毅小傳云。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董為良善

者衆及鄰境寇作子通率弟子起殲之長吏惡攘其功使人殺子通其門生毛術手刄殺者梟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義其事與王先生絶類

楊靖碎珠有四善

洪武中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鞫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僚屬愕然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偽物欺人命擊碎之太祖聞之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奇寶必獻朕求容悅靖不然可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必有所投獻以陷他人是一珠起大獄靖有陰德於人二善也若一卒得珠因而嘉奬由是趨風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處變難今千金之珠猝然至前不為動竟擊碎之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四善也尚書才臣也未竟其用以寃死明史云尚書字仲謐臨難之日作絶命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可惜顛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隕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身後建祠于新城東門之下關曰昭恤院後即其墓久之蕪不治正德中潘伯和中丞重為修整尋其嗣奉祀後代已絶潘氏子孫每清明上塚必至尚書墓前奠杯酒盂飯遵中丞

之教三百餘年。

劉美人簪花樓

武宗幸清江浦。過淮。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頋世隆迎鑾。獻金牌花紅綵帳。帝戎衣簪花鼓吹入城駐尚書金濂第。時金已故。以後樓居劉美人。復至山陽縣儒學。入視先賢像。至教諭書舍。取通鑑一部。去住三日。遊各寺廟。又偕内監等駕小艇。網魚積水池。舟小人衆。覆溺池中。隨從官及地方大吏州縣等。齊入池爭掖得出。急治之。驚悸成疾。次日登舟。渡黃北行。金尚書故第在舊城。後人呼其後樓曰劉美人簪花樓。聞當時供頓必進鮮花朶。各種悉具。日凡數進

張懿簡自警銘

張懿簡鵬為理漕御史。作自警銘詞。書于淮陰行臺曰。嗚呼小子。淑愼爾止。爾公爾廉。天必福爾。爾貪爾暴。天下禍爾。爾肯畏天。天肯培爾。爾忍欺天。天忍覆爾。禍善禍淫。天寔由爾。栽培傾覆。天不與爾。天維顯思。敢不敬爾。庶幾夙夜。于時保爾。書揭座右。朝夕警爾。嗚呼小子。淑愼爾止

嘉靖三狀元之異

沈景倩野獲編紀嘉靖三科狀元之異。辛丑狀元沈坤。歷南祭酒。憂居倭至。散家貲募鄉兵。自教練之。賊縱火延燒官兵。却。祭酒率所部親當矢石。射中其魁。城上人望之。呼曰狀元兵。未幾倭復以二十二船從泗而下。焚殺尤慘。祭酒大破之。巡撫李薦其才兼經畧。功收禦侮。起為北祭酒。為同鄉故給事應嘉所搆陷瘐死。淮守范檟迎合成之。人皆以為寃。其癸丑狀元陳謹。乙丑狀元范應期皆殞非命。

范檟獲盜

范檟字養吾。文正之裔。嘉靖庚戌進士。由部郎出守淮郡。時景王初出藩。挾貲甚衆。有大盜某密謀劫王。布黨千餘人。自天津至南昌。分徒五百人。往來偵遊。一日晚。范衙鼓初罷。門卒報有貴客至。已僦居潘氏園。以寓孥者。問有傳牌否。曰無有。伺之。見從者甚衆。而更出入。心疑盜。陰選健卒數十人。易衣如莊農。曰若往視其黨入市者。佯與飲。中挑與鬪。相執贄以來。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去。范命輿謁客。西門遇持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吏不暇食。暇鬪汝鬪乎。叱令繫之。入夜傳令吏飽食以待。漏下二十刻。出諸囚

于庭厲聲叱之吐寔如所料羣賊遁散所留琴山東妓也于是飛檄各省擒其餘黨而斃十七人于獄范本才吏公事之暇好讀書延接諸生講學論文淮郡徭役繁重自范涖任民隱悉上達後緣沈祭酒之獄聲名大損告歸浙東居一小樓終歲不下著書力闢王龍溪講學倍師嘗曰口頭禪不可謂禪口頭儒又安可謂儒蓋范為陽明先生外戚深疾其門徒壞師說也

勢利婚姻之惡果

嘉靖中浙東趙祖鵬官翰林女嫁陸炳為繼室倚陸聲勢富貴擅一時其幼女甫笄艷而才已未淮人丁士美與狀元喪偶趙欲妻以女士美鄙其人拒不許時會元蔡茂春慕趙欽遂委禽焉一時清議皆重丁而薄蔡既而陸歿趙亦下獄蔡由部署外謫罷歸始終皆坐贅趙一事不振蔡歿後趙尚在盛年以節聞

老少同榜異夢

王堯載典號龍懷萬歷丙子舉人官樂清令與同里劉聰卿沈卯交好謂曰夜得子飲諸君酒告以夜來夢太乙星臨于室而生遂名一臨堯載聞之驚詫不怡衆詰之徐乃云子嘗夢與劉一臨同榜今此子裁降地子見向京能久待乎

自是每過臨卿必抱膝呼年兄為謔及丙子一臨年十六果與堯載同鄉舉當時以為異後一臨卒于官喪歸堯載尚優游林下往撫其棺哭之

夏塗山逸事

夏塗山曰瑚幼為名諸生一日夜歸遇縣尹孫肇興于道左右以夜行執之不跪對以會文歸遲遂以草呈孫于馬上讀之不數行大驚曰即發矣即發矣子以此取科名拾芥耳因叩其居不遠同就書几更為指點且曰如此破法不得元索筆為易一破而去是秋孫為同考得塗山卷欲元之主者置第二此天啟丁卯也至辛未中探花　璐按孫肇興順治中官工侍

淮屋詩

淮民編蘆作屋貧家皆然亦有精粗之別園林中偶置一區儼入畫圖許太守同安守淮愛之既歸去仿為之名曰淮屋客題詩曰淮人作蘆屋縛蘆為桷椽磚墼省塗塈欂櫨無刻鏤結構樸而雅庀治廉且便許君守淮陰但飲淮上泉歸來結淮屋亭午猶醉眠人言蘆為屋嘗恐火誤燃建章三月火豈亦蘆使然又云不耐久風雨易漏穿此屋如傳舍次公皆非賢竹樓安在哉其名至今傳

王雷臣晚年信佛

王雷臣燮晚年頗信佛。日誦金剛經不輟。五十生日。人贈詩云。靜夜香燈明寶笈。諸天梵樂護銀鉤。蓮花世界非關汝。肯向昆明笑白頭。雷臣功名之士。甲申後遯入空門。

嘲楊維垣

楊維垣戍淮十九年。善談制義。一日署其門曰。授小兒秘訣。山陽一秀才夜間續題其左。醫太僕官方。楊見之失色。急令洗去

劉孔和為劉澤清所害

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大學士鴻訓子。少年豪俠。詩文有奇氣。好煮酒論兵。結納死士。散財聚眾于長白山。殺偽縣令。領數千人至淮安。時劉澤清開藩淮上。建牙新城。節之同鄉有舊。遂以兵屬。後見澤清所為不道。屢侮之。澤清怒令健兒二十人拉死之。節之在新城。與閻修齡。靳茶坡友善。時有倡酧。死後修齡。茶坡攜白金數百兩。往尋其屍。終不得。節之有聽琴詩云。高梧修竹曉沉沉侍子垂簾拂素琴。聽盡明光三十段。碧池涼雨一時深。想見五陵公子風致也

漁洋詩話載之。

劉文炤詩

劉雪舫文炤新樂侯文炳之弟。甲申侯闔門殉難。雪舫年十五。逃回海州故里。變姓名至淮。居珠湖。吳嵩三物色之。贈詩云。王孫徒寂寞。芳草自萋萋。故苑遊麋鹿。滄江厭鼓鼙。人情隨世變。風氣逐年低。念子凝神久。微陽可共攜。明史孝純劉皇后生母。即雪舫之姑。吳梅村詩。亡姑備宮掖。吾父天家婚。長兄進徹侯次兄拜將軍。又云。我兄聞再拜。慟哭高皇靈。寍同英國死。不作襄城生。我幼獨見存。貧賤合依人。云雪舫避人袁浦。與諸文士往還。有河口夜泊詩云。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掛蒲帆千里程。去住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負平生。雪連海氣天無色。沙鼓河流夜有聲。襆被春寒眠不穩。淒然便淚落三更。

楊太常琴

張虞山七夕琴歌序云。楊太常名正經。酉陽宣慰司人。初官總戎。時大祀郊廟樂章失次。宗伯林欲楫薦正經審音律。改中書。樂成。晉太常。賜漢琴唐琴各一亂後流寓淮海。自製二操。一曰西方思。一曰風木悲。為作長歌。按正經字懷玉

家世為將。少有別解。通樂律。懷甯召至便殿。令彈琴稱善。抱琴逃止故土。主陳碧涵家。時李子燮為淮安推官。正經往見。為李上客。李為買宅。又為其子納婦于淮。年七十餘卒。葬城東黃土橋。與碧涵祖墓鄰近。陳氏每墓祭。必置酒澆太常墓側。淮人集中多聽太常彈琴詩。平湖李因仲天植詩云。淮海飄零值故知。南州高士今何之。謂碧涵也。

王漁洋賞識張虞山詩

王阮亭至淮。招名士為文酒之會。見張虞山揖甫罷。曰。夙愛足下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之句。平生如此好詩。復有幾。虞山退語卲李貞曰。夙昔快意之作。不謂阮亭一見便能道出。入古調堂集。不載社篇。從感舊集錄之。春日張水部招遊江南。留別同社。話別空支字壁燈。故人相約過延陵。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去就黃魚分野饌。行看紫筍掛山藤。他時遥憶羊求侶。花滿晴龕何日蒸。增韻漁洋詩話誤刊生字。此詩為虞山指名之作。南齋選本刪之何耶。

吳嵩三學陶靖節

吳嵩三珊明諸生聊城令渠孫涇陽令安邦季子甲申除夕召諸子曰汝輩知陶靖節乎三子默會其意會學使至不試落諸生籍遍遊天下遇名山大川傷今弔古一發之詩可備史料其後人秘之不出以示人靜齋檢討為嵩三從孫每談當年軼事其足動人忠孝之心

張性符箸述

張性符致中為邑中名諸生博學工古文復社初興孫孟樸兩至淮羅致之與白素先受滌方巽若能權同時入社制藝一時傳誦大會于吳中者二家故貧而收藏鼎彝碑板之文極富精小學辨證音體為學者所宗死後里人私謚恭壽先生所著有學志草學山草理學勗守錄經濟源流雖逸閣隨抄張氏宗政眉尹文集符山堂詩子三人昭孫穀皆知名士昭即力臣其所著今無傳本惜哉

顧亭林音學五書之精審

顧亭林音學五書序云余篡輯此書三十餘年五易稿禮手書者三已登版而刊改者數四又得張力臣為之考說文采玉篇仿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

叶增叶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又與潘次耕書曰若述之家最不宜以未定之書傳之于人即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又一二百處觀此則音學五書力臣之功鉅矣後李安溪以五百金購之攜回閩中力臣符山堂藏書考訂最精版多善本身後散佚後多歸何義門

王漁洋徐健庵推重張力臣

力臣博學精詣嘗摹峴山石幢刻昭陵六馬圖贊辨瘞鶴銘晚年窮困流離攜子孫居京師王漁洋題其小照云瘞鶴銘邊攜屐日羊侯祠下卸帆時吳山楚水探奇遍不覺秋霜點鬢絲金石遺文大放紛摩挲手卷對爐熏白頭更訪鴻都學手拓陳倉石鼓文徐健菴詩云五岳曾探岣嶁書年來僂髮轉蕭疏從誰辨得師春字好為遺經正魯魚奇字揚雲未渺茫茂先家學在巾箱對君轉復思元嘆灑淚風前誦渭陽指亭林也力臣與程工部正父交善自京回南過德州偶詣正父已病篤力臣停舟旦夕視疾經紀其喪亭林哭正父詩云十載故人泉下別交情多愧郢君章也指力臣也

茶餘客話卷十一終

淮故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陳卯兩家年世誼

陳碧涵為望社名士專精三禮淮上治禮經者多從之與階六黃門台孫為兄弟名譽並著陳定生稱為吾家二夫子一日過友書館中撫童子卯生之首云此子偉器他時當青於藍寒於水嗣每至館輒摩弄頭目為戲卯即南齋侍講也越十餘年同中式為同年友卯旋入翰林陳久困公車及戊戌卯分校禮闈閱禮記陳竟出其門執弟子禮甚恭迄今卯氏敘年誼而陳氏猶執世誼云

靳周二子

周左台以師範著稱毛西河作周母靳太君壽序云予嘗數淮上君子孝醕友謹吾不如二卯瓌瑋卓犖吾不如楊簡林嶽嶽饒經濟風流四襲吾不如蔡子攜而諸子皆出自左台之門靳太君為茶坡女弟當時茶坡左台有靳周二子之稱

潘雪帆

先徵君鶴緱先生手錄同社倡和詩。內潘雪帆七律最多傑作。雪帆名問奇。錢塘人。客居淮上。隱淪終身。與石霞舉紫嵐劉昭華及徵君為忘形交。後客死天寧寺。揚州守傅澤洪葬之平山堂。為文誌其墓。查二瞻書丹。遺稿甚富。石氏舊有藏本。徵君每過揚。猶停舟携酒奠之。

馬西樵說詩

馬西樵。蔡子構樂六舞。倪天章。毛大可。同飲黃太宗園中論詩。天章謂張燕公灉湖山寺詩。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若使不將字當有誤。不然語與意相反。殊費解。西樵曰。不然。君將前六句朗吟一過。即得之矣。天章未解。西樵曰。不云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乎。大宗喜曰。是不減匡鼎說詩。天章猶未解。大可曰。西樵善說詩。謂此山寺。無復世中之情。不啻雪外之地。不必蘿薜始易簪纓。一座稱善。西樵纂杜詩分韻一書。初覽之似無甚深意。後覺唐人用韻與後人有迥不同者。亦古音之蛛絲馬跡也。乃知前人輯一書。皆具深意。

達官受窘於名士

杜湘草工書法詩詞家于西湖嘴闢綰秀園水石花木之勝甲于一郡名士滿座尊酒不空有孔北海之目至武林冐雪遊西湖適王丹麓來索書據案揮毫忽方伯某移舟欲見湘草不納其刺命解纜移舟避之方伯大慚飲髙澹人北墅題詞一時傳誦

望社大會淮上

望社諸名士邀江浙勝流于重九大會于郡庠尊經閣馬西樵詩今古東南地論交海嶽通耆英千里至詞賦一時雄勝會登官閣華筵變楚風諸公沉醉後絲管徹髙空

艾東鄉賞識吳太清

淮之文風至明末漸衰科名亦不振崇禎辛未艾東鄉公車過淮士人多以所業請政概不着筆惟吳太清數藝嗟賞不置語吳曰子加意精進十年文名冠世矣吳遂執業稱弟子後吳鄉薦造詣精純所傳知名士

星命家謬說

嵇叔子精于子平自謂官止四品而夫人之祿位不稱舉孝廉即喪偶媒妁盈

門叔子排算其八字俱以為不類某富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術士云此十惡大敗命翁以情告術士曰試易之何如因將生日移前數日而時干亦易通局俱變矣翁乃付媒往議叔子以手推之曰是恭人也遂成姻任杭州太守妻受四品封叔子卒後十餘年諸子將為母稱七十觴先期嘗舉恭人笑止云某日非吾真生辰也因述其故家人皆驚蓋嵇氏父子為所紿者四十年矣

嵇叔子

嵇叔子為李太虛作閬園影賦數千言編珠貫玉地負海涵刻畫殆盡李攜示趙洞門閒心李叔則明睿各舌撟不下嵇美鬚眉闊一寸守杭州清介愛士四壁蕭然風雨不蔽郡有好古之士必折柬招致

金道洲答鈕玉樵書

金道洲人望令關中長武答鈕玉樵書云才到鶉觚剛剛一月欣傳鯉素耿耿生平感舊雨之彌新捧新詩之溯舊鴻賓雁旅曾經十換星霜蟲臂鼠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衫而欲濕是誠何心指白水以為盟恭惟執事粤自君袍方絲

予服猶緇、佯羨馬上之鞭。中多鋗鏁。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秦。總由旁賣。瑜何生亮。都付荒唐。愳忌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于時江邊舳艫尚插征旗。嶺上烽煙。渾如毒霧。艱虞萬里。既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携來僮僕。半葬于懊惱澤邊。賣去琴書。行吟于汨羅江畔。辱藩侯之招簡。問生涯原是之無。竊駢語以飛翰。操丹鉛何工四六。節傭書之辛苦。一歲纍有千金。填在任之逋亡。白叔猶留殘喘。謂斯人之不死。絕意希榮。念垂白之高堂。奉甘唯祿。爰東帶而重瞻三殿。又極巍峩閶闔之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偏處蕭瑟閶闔之地。藩輿未遂。毛檄遄征。劉郤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驛騷而罷于奔命。歲儉而苦於頻仍。地大如丸。封函者此物。居凹唯穴。營窟者何嫌。昔僅憂生于瘴癘。今則坐敗于催科。望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裒然居首。俯茲馮翊。三十里瞻之在前。豈難口之福難銷。畢竟因差果錯。乃牛後之羞。旋至大似鼓震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願有請焉。大可怪者。羅池樹隼。柑越臘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紫。蠻女擎荷包飯。冰無追泮之時。筒客擷箬裹鹽。地有不死之際。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被嚴陵

叫屈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真堪發人一噱。笑我長貧者矣。偕兄入洛。老米三餐。及弟入秦。豆芽兩頓。庭前朱荔偏閒歲而方芭。江上秋風甫踰時而不見。今者一望周原。百年鹵地。市無兼味。官廚以剪韭為豐。圖乞嘉蔬。土人以烹葵為誕。將使公劉橐底。餱即稱珍。燕令釜中。塵仍是寶。嗟乎噫嘻。來日大難。居者不易。沈沈夜柝。如送鐵撥清淒。種種顛毛。怕聽銅琵劈裂。謂鮑明遠擅蒼涼之調。我則何人。奉張燕公富制誥之才。卿其推匹。胡為淹滯。尚爾卑棲。謬荷長懷。仰叨高誼。走七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總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聖明在躬。望吾兄于掖梧臺柏之間。局蹐難容。當念我于塞柳關榆之下。道洲題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邠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註誤去。計其時止七閱月耳。

援引孟說之謬

李公凱鎧宰鐵嶺丁憂歸。己未以鴻博徵授翰林。官閣學。經筵講學。理明詞暢當時謂不減范祖禹。一生清節。不名一錢。門無雜賓。嘗語門人云。孟子為卿于

齊終不受祿君祿且然況交際乎守身若此其嚴而彭更猶以傳食爲泰萬章至比于禦人之貨孟子守身之嚴可知今人取與不慎多援孟子交以道接以禮之說以自便其私豈不謬哉

高孝子望親廬圖

鹽城宋滋庵恭貽有詩才繪高孝子望親廬圖徧徵詩以褒之孝子父高皆聘宿遷諸生甲申棄家去其兄求之數年不得久之聞海上賣卜奇中兄往卜之云當即相見察其情狀即特聘也强之歸生一子尚友一日短衣持兩蓋出不知所之尚友長成數十年無消息遂築望親樓于鍾吾山中每遇過客輒詢訪聲淚並下宋經其地異之紀其事而繪圖焉

同時兩金章

金章字玉立善花鳥對萼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設色最鮮麗今淮上亦共詰其傳本馮仙人之輯圖繪寶鑑采之又杭州人金章亦善墨竹今人多誤稱

辨物志已逸

湯調鼎清河人順治初進士著辨物志王阮亭稱其議論多發人神智癸酉秋余寓清兩月徧覓無有知是書者

文人別號

靳壁星號茶坡樵子著渡河集閻再彭號飲牛叟著春西堂集孫養重號虞山逸民晚自廣南歸戴一椰子冠又號冠椰道人先是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刻興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稱虛天游

李吉友大度

李吉友時謙初為潞安推官歷樂陵潞城二縣有清白名擢御史端方廉毅前後疏凡數十上陳澤州王阮亭皆以師禮尊之引疾歸起陝西觀察會飢出監賑孤介不名一錢未幾卒將軍督撫以下往弔蓬蒿滿庭咸揮淚買棺而歸其喪于淮聞公之初歸也以言事忤輔臣頗有扼之者返里後不見一客守令屢侵侮之公槩不置問及當路者誅特召起用兩臺敦廹就道邑令某懼甚日三至門悔罪之狀至卑屈公相待如初若無前隙者

劉六皆篤於友誼

劉六皆官刑曹時與猗氏衛爾錫既齊同巷交密衛撫黔以苗變得罪戍黑龍江六皆為經畫行李歲時饋問不絕逾年召還後復派修高家堰六皆亦返里矣白首如新交契彌篤及衛病作孤苦無依倚一日顧張石虹編修云吾殆不起當詣六皆作身後計即由袁浦舟至箕園尚能飲酒盡歡次日竟歿六皆經紀附身之具甚厚啟別業為殯堂哀禮夾至令人增友誼之重

閻潛邱遺書

閻潛邱遺書惟四書釋地三續宋商邱刻于吳校正困學紀聞馬秋玉刻于揚州其尚書古文疏證孔廟崇祀末議孟子生卒年月考則里人刻之孫學林刻潛邱劄記如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毛朱詩說續朱子古文疑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皆未刊劄記乃未定書零箋碎紙投入一笥捐館後家人與計簿混入笥中學林不知抉擇將他人往還手蹟及陳言狎語游戲之詞悉條舉而刻之砆玉並陳大失潛邱面目予嘗刪存十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又徐健庵嘗手輯潛邱緒論一編曰閻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辯論之事今無傳又博湖掌錄一書吳山夫少年時猶見抄本予尋之二十年無有知是書者

王漁洋稱其博雅精核。手錄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子，亦全鼎之一臠也。附錄于此。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公在京師，作送李愿歸盤谷序。觀序言，蓋不指朝籍者，安得如唐書李愿傳所載乎？一也。退之有盧郎中送盤谷子詩和歌云，昔尋李愿向盤谷。當又在貞元八年退之未第前，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時西平尚在，愿安得隱此？二也。又和歌云，開緘忽睹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則知序作于是年冬。蓋愿嘗隱盤谷，茲來遊長安不得志，故序曰送歸，豈得如傳所稱勳伐乎？三也。貞元中濟源令刻此序盤谷石上，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此當目擊其事者，僅稱之曰賢，無一語鋪張其人地，四也。李愿傳，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考晟傳，廣德初擊党項有功，即所謂有功時也。下距貞元巳巳，歷官三十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耶？五也。退之辛巳冬尚在京叅調，明年始授四門博士，唐人最重官爵，安得與歷官三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耶？六也。愿傳遍聲色而政衰，又云結納權近，官貲隨輅輙盡，其人如是，安得吐高論，俾退之聞而壯之？七也。西平洮州臨潭人，貞元七年辛未，以臨洮

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當為長安人安得于濟源之盤谷曰歸乎哉八也
此見于居易錄所載愿非西平子前人亦曾論及而未有如是之核按漁洋北
征日紀云項讀李川父嵩渚集遊盤山記稱愿行寔無考愿即西平長子唐書
有傳川父號博雅何疎于考証如此云云蓋彼時阮亭尚未讀潛卯掌錄故輕
訾川父晚年一見急劉志之也又劉記云唐裴度作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云
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為上公則益無隱淪
之理

黃棃洲遺書

戴臨夫晟顧在瞻諟楊禹江開沅同受業于黃棃洲門以古學相勵南雷文定
古文授讀皆西洮兄弟所梓行棃洲初選明文案搜羅家藏家集千餘種嗣從
徐崑山假傳是樓藏書又三百餘家于是益文案為文海文海中摘加硃圈以
授子百家讀是謂明文授讀板藏戴氏在瞻少時著陸傳習學錄頗詆陸王及
自甬上歸語門人云吾向日一知半解心粗胆大妄議先儒今從黃先生遊乃
知半生全在夢中遍索所抄傳習錄焚之與禹江訂讀經史法求寔學戒空談

後生翁然從之

卞氏園枯枝牡丹

丙子游鹽瀆見卞氏園中枯枝牡丹高出牆花開數百朵卞進士樂云相傳是宋時物六百餘年不能詳所自予按澠水燕談載海陵西溪鹽場呂文靖公嘗官於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又嘗臨蒞題一絕句人以二公詩筆貴重護以層闌歲久茂盛每歲花開可百朵爲海濱奇觀宋時鹽場皆在今之下河鹽邑范公堤皆文正公所築卞氏之花云是宋物或即二公所植未可知也海陵即今之泰州東西數百里皆是卞元亨元從張士誠屢諫不聽歸隱海濱明太祖平吳後屢徵不出作詩有恐使田橫客笑人之句明祖怒遣戍遼陽將行以酒酬牡丹曰待我南還花再開自是花果不復開妾棲息園中朝夕對花祝云主人有還信當再着花如是十年花忽大放元亨果遇赦還復作詩云牡丹曾是手親栽十度春風九不開多少繁華零落盡一枝猶待主人來盖予其妾之守貞也後有一醝使拿之去移之揚州署中花竟萎棄之卞氏婉轉取其枯枝植之園中久之竟生遂以枯枝名每歲花開紅紫各色或秋冬著花

有紅有白以此卜休咎。獨醒雜志一則。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為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入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此與下氏牡丹事絕相類。而近在三百里內。崛強猶主。人物不異。古今一致。

朱定元因禍得福

淮安守朱定元謹飭有守。大吏惡之。將欲告罷。會大吏入覲。上問江南知府才守。倉猝不記一人。遂以朱名入奏。不久擢至閣學。

鄺梧豪舉

鄺梧字待翁。豪士也。以薦歷官至潞安守。謝事後。值山右虧空案起。牧令人人不自保。特翁首倡捐貲。即日遣其子倡歸棄田宅。得十萬金。裝三十騾馱至太原。待質各官及囹圄中追比之員。皆獲更生。當時義聲振河北矣。湯西崖贈詩喜子鷹薦書。治行壓察案。謁帝蓬萊宮。賜衣光翠彩。

元立上人求父骨歸葬

查夏重集。贈僧元立詩序云。元立上人。淮陰張氏子。幼隨父官京師。父歿權厝天津。且死。屬其子曰。必反吾骨故鄉。時元立甫九歲。不能自存。去而為僧。得法

于平陽畫公今五十年矣辛卯秋徒跣北來求父葬處天津瀕海沙衝不可辨有里老張姓依稀指其處發視墓磚在焉桐棺無恙將奉以歸葬相見京師乞一言紀事爰贈以詩

術數之奇

丁卯周葵圃檢討齋偶為扶鸞之戲紫坪年十四時供果中有西瓜子紫坪漫撮而問之乩筆曰三八之數開掌數之則二十四枚也復撮問曰仍前數數之則三十八枚復撮少許問之曰仍前數數之則十一枚漫取不數而亦能奇中豈邵子之說不盡然耶

御製寶玉詩

唐肅宗本紀載楚州獻寶五十三段元寶應今曰田縣名本此一曰黃天符其製上圓下方近圓有孔歲戊辰有得以入貢者御製詩云方水生瑶瑾雲英靜似腴截肪安可喻烝栗得曾無猶見先王制如逢君子儒何須檢唐史附會詡天符

吳山夫輯山陽耆舊詩

吳山夫學有本原。館秦樹峯司寇家。五禮通考。皆其手訂者。樹峯嘗言得三異人。山夫其一也。丙子丁丑授八旗教習。作十憶詩。一時傳誦。內有憶手鈔山陽耆舊詩二首。其小序云。吾淮詩人漢枚都尉始。其詩即古詩十九首中之十首也。十九首為古詩鼻祖。而半出都尉手。宜淮詩之傳世多矣。乃漢魏唐宋尚有傳人。自元後無可指名者。明代流傳亦少。予求之數十年。于宋元得三家。於明得數十家。手自抄寫。積為五大册。仿元氏中州集意。人各詳其姓字官階時代先後。間論次其逸事。名曰山陽耆舊詩。將上附枚乘陳琳趙嘏張耒諸集。合而梓之。以存吾鄉文獻。又得本朝詩集十餘種。鈔錄未竟。以出遊置之。至今為胸中一未了事。雖余力薄。未必即能有成。然藏壑之舟。有力者負之以趨不難也。特恐兒子輩不知愛惜。使予心力付之飄風刼火。功未就而罪已莫辦。即得好事者再為搜輯。益日遠而日難矣。山夫著書甚富。已刻者僅別雅一種。乃其少作。晚年自言其書不足觀。以予所見。尚有六書引經考。六經述部序辨。金石存。正字通正。山陽志叢辨。四朝黃河圖說。刪定潛邱劄記。皆可傳者。其所藏金石碑板文尤富。其山陽耆舊詩五册。予於壬寅歲假歸。適先生次子與紫坪于鍾

琰同入學因得索其遺書。止存二大册耳。予購得之。以待好事者補輯之。

楊幼皃爲盲女演彈詞

盲女琵琶。明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京師近年亦多。少年游閒者。藉以佐酒消遣。不異青樓。吾鄉楊幼皃廣文。年七十致仕回里。飢餓不能出門戶。後羣盲日造其門。資其飲饌。鉤籠蠻榼。窮極豐腆。人不解其故。久之知廣文以歌曲擅長。多取耳聞目見之事。演爲彈詞。新聲綺調。盲女以先得者聲價頓高。廣文遂藉以娛老焉。元瞿存齋過汴梁詩。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又陸放翁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盲女瞽男。由來舊矣。

陳東巖雅量

甲戌上元夜。陳玉盟儀部大復。招集鄉人爲文酒之會。中席一貴郎昊至。面目猙獰。語言誕妄。同座皆心惡之。吳南生投箸大嘔。先去。惟陳東巖杜飲啖自若。終席不接一談。既散。諸君詆訕百出。東巖亦不置一語。若不知其事。余甚服其雅量。某後選楚令。擢州牧。以貪伏法。

紀淮上園亭

國初郡城園亭見于詩文者甚多。今遺址無考。以予所知畧識于此。靳璧星荼坡草堂。在新城河北。閻半叟春西堂。在新城東門。張養重虞山古調堂。劉勃安昭華綠筠草堂。在駙馬巷。陳階六鶒笑齋。在南市橋。劉僉事認菴思園。篔園中有篔山。在菜橋荼巷。閻修齡再彭春西堂。金石皮嘉樹軒。在新城。又一蒲菴影閣鵲巢鶴墩。在平河橋。又西為飲牛草堂。張鞠存吏部毅文檢討花廳。在北門內。依綠園。在蕭湖中。有雲起閣。曲江樓。黃甫及鴻臚蘭岩觀察舫閣止園。梅花嶺。在蕭湖。徐山琢侍郎家南門大街。其華平園。有容園。嶺雲閣。在郭家墩。邱署戒侍講南齋。李貞洗馬西軒。玉蕊亭。皆為桐園之一。在西長街。僎天章一草亭張泗水漪園。杜首昌湘草綰秀園。在湖嘴。有揷麈亭。如如室。天心水面亭。黃翁谿梅花屋。藕塘。萬年少溪東村屋。在河下。又濕西草堂。在北門西岸。馬孝廉西樵青爽軒。不離草堂。在隆興寺塔南。徐動盈橫秋閣。高卧堂。白賁堂。張力臣符山堂。在清江浦。樂六舞雲廬。妻本生覓園。邱且菴東里山莊。張赤岸竹堂。許念中黃門。來鳳軒。南樓。在八字橋。程徵君水南旅蒲曲。在伏龍洞。程爽林孝廉誰莊小人堂。在城東莊外。戴臨夫籍硯齋。在西長街。楊彙征南村草堂。在府學東

楊廣文棋益大椿樓博士孝廉景四睛霞山房老樹軒。皆在南門大街。沈厚肇移雲堂崔鴻臚春水樓在湖嘴。陳曾餘明經墨莊瀟碧亭。在駙馬巷。吳子通楧山天笠齋海棠屏陳謂敬淇園。徐日馭北山草堂。劉萬資萬吹兄弟竹素園頌酒草堂。邊壽民葦間書屋。蓮葉仙舟。在梁皮橋。陸觀察寄菴月湄孫竹民素園皆在北門。內周徵君白民清來堂。止止齋。在雙刀劉巷。高明經思亭亦愛廬巧圃在丁光橋。先徵君鶴緱先生宅在新城。宅內有水園。南有山園。曰冬青樓雙桼軒經堂修竹廊自吟亭古香樓松石齋十餘處。又夏雲草堂在東村。藍邱草堂在南莊。先大夫于壬申歲移居城西北隅家塾東曰咏素齋。西曰七錄齋為愚兄弟讀書處。勺湖草堂則水面數椽。講學論文之所。其春風亭瓣香書屋曾唄亭。皆門弟子所增葺也　璐按勺湖草堂繪圖徵詩。余賦四律。為先生所許補梓。

茶餘客話卷十二終

No. 3011